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9 August 201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2018 年 8 月 8 日安全理事会关于马里的第 2374(2017)号决议所设专家
小组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以安全理事会关于马里的第 2374(2017)号决议所设专家小组协调员身份，
经 2018 年 8 月 7 日与安全理事会关于马里的第 2374(2017)号决议所设委员会讨
论后，按照该决议第 11(c)段要求提交专家小组的最后报告。

请将此信及报告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为荷。

第 2374(2017)号决议所设马里问题专家小组

协调员

鲁本·德·科宁(签名)

专家

马克-安德烈·布瓦韦尔(签名)

专家

奥雷利安·略尔卡(签名)

专家

奥洛·马夸亚(签名)



安全理事会关于马里的第 2374(2017)号决议所设专家小组的最后报告

目录

	页次
一. 背景	5
二. 冲突的政治背景	6
A. 冲突概述	6
B. 和平谈判达成《马里和平与和解协议》	7
三. 《马里和平与和解协议》：违反、拖延和进展情况.....	7
A. 安全理事会第 2374(2017)号决议前后违反停火的情况	7
B. 关于执行情况的一般意见	8
C. 程序性问题以及政治和机构组成部分的执行情况.....	9
D. 安全和防务部分	11
E. 为《马里和平与和解协议》及其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部分提供资金.....	14
F. 和解、司法正义和人道主义部分	16
四. 武装团体和针对马里军队的袭击.....	17
A. 梅纳卡大区 and 加奥大区安松戈省东部	17
B. 通布图和陶代尼大区	23
五. 有组织犯罪	32
A. 贩运麻醉药品	32
B. 贩运人口和偷运移民	37
C. 武器	39
D. 其他资金来源	39
六. 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侵犯人权行为.....	40
A. 杀害平民	41
B. 侵犯儿童权利的行为和性暴力行为	43
C. 阻碍人道主义援助	45
七. 区域政治和安全动态	46

A. 区域合作和萨赫勒五国集团	46
B. 尼日尔	47
C. 布基纳法索	48
D. 毛里塔尼亚	49
E. 阿尔及利亚	50
八. 建议	50
附件*	52

* 附件未经正式编辑，仅以来件所用语文印发。

摘要

在 2018 年 7 月 29 日总统选举之前,《马里和平与和解协议》签署方再次表明承诺推进 1 月和 3 月商定的若干项优先活动。政府和签署《协议》的武装团体联盟——纲领会武装团体联盟和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就任命大区以下一级临时当局达成了协议,并在基达尔和通布图联合成立了行动协调机制混合单位。

在这种临时措施方面取得进展,可以在各方之间建立必要的信任,以便在总统选举后推进或最终确定《协议》中更具根本性的体制和安全条款。专家小组注意到,签署《协议》的武装团体代表对有关地方分权的立法进程的参与度有限,造成了一种不信任的气氛,并使签署《协议》的武装团体方面产生了对安全承诺含糊搪塞的倾向。

乐观的规划以及签署方内部的谈判战略和不充分协调,是导致武装团体和政府双方均在优先行动方面业已出现延误的部分原因。此外,分裂出来的小派别要求被纳入《协议》条款的执行,这使得优先执行的执行工作变得更加复杂,特别是 3 月开始的拖延已久的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

虽然专家小组观察到各种拖延现象,但没有查明故意阻挠《协议》的执行人员或实体。专家小组没有发现直接阻挠现象,但查明了参与袭击马里安全和武装部队事件和有组织犯罪的签署《协议》的武装团体成员和分裂出来的小派别的个别成员,还查明了威胁如不被纳入《协议》就使用暴力、从而间接威胁到《协议》执行的人员。

值得注意的是,团结在协议运动协调会下的分裂出来的小派别威胁使用暴力并抵制总统选举,以图被进一步纳入《协议》及其各种机制。

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是导致当今马里北部和中部不安全局面的驱动因素,造成了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莫普提和梅纳卡大区的族群间暴力进一步加剧了局势,产生了新一波难民潮和境内流离失所者。由于遭到武装团体和恐怖主义团体的绑架、勒索、谋杀和即决处决等持续威胁,以及回返区发生干旱、饥荒并缺乏基本服务,2018 年也不可能开展回返或遣返活动。

与此同时,马里军队以及“加入谈判进程”的武装团体(即属于纲领会或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一部分的武装团体或已宣布遵守《协议》的武装团体)在马里北部和中部开展的反恐行动导致杀戮平民并扩大了族群间暴力。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认为在北部的行动是为了掩盖违反《协议》重新部署马里军队的行为。在莫普提大区中部,马里军队受到强有力的指控,政府已承认士兵参与了南塔卡和科巴卡的侵犯人权事件。在梅纳卡大区,自 2018 年 2 月以来,大量平民在恐怖袭击中丧生,还有一些平民在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和达乌萨克族拯救阿扎瓦德人民运动的报复性反击中丧生。

一. 背景

任务和旅行

1. 安全理事会第 [2374\(2017\)](#) 号决议设立了一个制裁制度，对关于马里的第 [2374\(2017\)](#)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指认的直接或间接负责、合谋或参与威胁马里和平、安全或稳定的行动或政策的个人和(或)实体实施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等措施。迄今为止，委员会尚未指定任何个人或实体。
2. 第 [2374\(2017\)](#) 号决议请秘书长设立一个至多由 5 名专家组成的小组，为委员会提供用于可能指认个人和实体的相关信息。这包括以下方面的信息：(a) 签署方违反《马里和平与和解协议》及阻碍和威胁其执行；(b) 攻击《协议》中提到的实体，包括马里安全和国防部队，也包括联合国维和人员和其他国际安全存在；(c) 通过有组织犯罪等方式资助破坏《协议》的个人和实体；(d) 违反国际人权和人道主义法。尽管第 [2374\(2017\)](#) 号决议中关于人权和人道主义法的制裁标准(第 8(e)-(g)段)没有提到《协议》，但《协议》中提到的实体和寻求被列入《协议》的实体所犯侵权行为将损害它们作为执行伙伴的信誉。
3. 2017 年 12 月 12 日，秘书长经与委员会协商，任命了 4 名专家小组成员(见 [S/2017/1047](#))。没有任命第五名专家。
4. 专家小组于 2018 年 2 月 1 日开始工作。在本报告所述期间(2018 年 2 月至 6 月)，专家小组四次访问马里，前往加奥、基达尔、通布图和梅纳卡这几个北部大区以及中部的莫普提大区。在访问马里期间，专家小组接触了广泛的利益攸关方，包括政府官员、安全和国防部队、签署《协议》和加入谈判进程的武装团体代表、流离失所者群体、民间社会和社区代表、区域组织、驻巴马科的外交团体、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马里稳定团)各部分和特遣队，以及其他国际安全存在和联合国机构。
5. 除了访问马里之外，专家小组还访问了比利时、布基纳法索、法国、毛里塔尼亚、荷兰和尼日尔。专家小组提议于 4 月和 6 月访问阿尔及利亚，但未获准。
6. 2018 年 3 月 26 和 27 日，专家小组陪同安全理事会第 [2374\(2017\)](#)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访问马里。委员会主席和若干成员会见了马里的主要对应方，以获取关于马里的第一手信息，并与马里所有各方接触，了解第 [2374\(2017\)](#) 号决议建立的制裁制度如何能够通过《和平与和解协议》的执行等途径支持马里的和平与稳定。

合作

7. 专家小组衷心感谢比利时、布基纳法索、法国、马里、毛里塔尼亚、荷兰和尼日尔等国政府接待专家小组来访，并特别注意到各国外交部和国防部(尼日尔的情况如此)内的协调单位在专家小组来访期间努力安排与相关部委和专门政府部门的会晤。
8. 专家小组还感谢安全和安保部在安保安排方面提供支持，感谢马里稳定团在后勤支援和信息交流方面提供支持，并特别赞赏地注意到特派团联合分析小组的工作人员作为专家小组在马里稳定团内的协调人所做的努力。

9. 按照第 2374(2017)号决议的要求和指示，专家小组通过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驻达喀尔办事处和驻巴马科的一名代表与该办公室合作。专家小组还与利比亚问题专家小组分享关于可能的武器出口的信息，并与关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及关联个人和实体的第 1526(2004)和 2253(2015)号决议所设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分享关于在马里活动者所犯暴力行为的信息。

10. 专家小组为避免其任务与监测组的任务重叠，重点关注马里签署和未签署《协议》的武装团体与恐怖主义武装团体之间的勾结关系以及反恐行动中涉及签署《协议》的武装团体和寻求加入《协议》的分裂出来的小派别(统称为“加入谈判进程”的武装团体)的暴力升级情况。

11. 专家小组在任务期间向会员国、国际组织和私营实体发出了 23 封公函，收到不同程度的答复。¹ 10 封信函是向在马里的非法拥有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事装备的已知生产商/出口商和进口商发出追查请求。这些请求旨在查明供应线下游可能存在的活跃贩运网络。专家小组感谢迄今收到的比利时、保加利亚、法国、德国、摩洛哥、荷兰、罗马尼亚和美利坚合众国的答复。

方法

12. 专家小组努力确保遵守安全理事会关于制裁的一般性问题非正式工作组建议的标准(见 S/2006/997，附件)。专家小组意欲尽可能保持透明，但如指明信息来源身份会使他们或他人面临不可接受的安全风险，则不会公布身份信息。

13. 专家小组还力求最大程度的公正，将酌情及在可能情况下努力把报告中援引的信息知会当事方，便于他们在规定时限内审阅、评论和回应。

14. 专家小组维护其工作的独立性，抵制任何削弱其公允立场或使其被视为持有偏见的企图。专家小组依照在将本报告转交安全理事会主席之前达成的共识，核可本报告的案文、结论和建议。

二. 冲突的政治背景

A. 冲突概述

15. 当前的马里冲突肇始于 2012 年 1 月，当时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反叛分子在马里北部发动了争取从巴马科中央政府独立出去的战斗。几次军事挫折之后，在定于当年 4 月举行的总统选举前几周，一些武装部队成员发动了政变。由于国际社会对政变的谴责以及区域制裁，军政府下台，权力移交给临时政府。

16. 与此同时，北部所有主要城市均落入反叛分子控制之下，这些反叛分子最初得到了下列三个恐怖主义武装团体援助，但后来被其部分取代：伊斯兰捍卫者组织、西非统一和圣战运动和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²

¹ 见附件一。

² 分别列在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中 QDe.135、134 和 014 项下。

17. 为了阻止伊斯兰激进分子向南推进，法国的“薮猫行动”于 2013 年 1 月进行了干预。这次行动将恐怖主义团体驱离主要城市中心，并为根据第 2100(2013)号决议部署马里稳定团铺平了道路。维和部署使总统选举得以在 2013 年 7 月举行。新政府继续面临在北方重建国家权力、接纳反叛团体和遏制伊斯兰激进分子的重重挑战。

B. 和平谈判达成《马里和平与和解协议》

18. 2012 年，在布基纳法索政府的主持下，在马里过渡政府和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之间开展了调解工作。2013 年 6 月 18 日在瓦加杜古签署的《马里总统选举和包容性和谈初步协议》在武装团体加入、进驻营地前的工作和停火监测方面为 2015 年《马里和平与和解协议》奠定了基础。³

19. 2014 年 1 月，马里政府与马里北部武装团体在阿尔及尔启动了新一轮谈判。2014 年 3 月 1 日，政府和武装团体在阿尔及利亚政府主持下商定了一项调解计划。2014 年 5 月 17 日，在当时的马里总理穆萨·马拉访问后，政府部队和支持阿扎瓦德独立的武装团体(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和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的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派(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协调会))在基达尔大区爆发暴力事件。

20. 尽管发生了暴力冲突，仍于 2015 年在阿尔及尔谈判达成了《马里和平与和解协议》。该《协议》分两个阶段签署。第一阶段是在 5 月 15 日，马里政府和被称为“纲领会武装团体联盟”的亲政府武装团体伞式组织之间签署《协议》，第二阶段是在 2014 年 6 月 20 日，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协调会领导人西迪·易卜拉欣·乌尔德·西达提代表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协调会)在一个仪式上签署《协议》，过渡措施将在 18 至 24 个月内实施。与《瓦加杜古初步协议》不同，《马里和平与和解协议》确立了打击恐怖主义及其与有组织犯罪的关联的共同承诺。

三. 《马里和平与和解协议》：违反、拖延和进展情况

A. 安全理事会第 2374(2017)号决议前后违反停火的情况

21. 2017 年 6 月和 7 月，基达尔大区发生了严重违反停火事件。协调会与纲领会的主要组成部分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在阿盖洛克和阿内菲斯附近发生了冲突。《瓦加杜古初步协议》规定的混合监测和核查小组与马里稳定团军事观察员在基达尔大区协调进行调查，但没有找到确凿证据。⁴ 这些违反行为促使马里政府于 2017 年 8 月 9 日致信安全理事会主席，呼吁立即建立针对阻挠《协议》者的制裁制度。

22. 虽然自 2017 年 9 月以来马里稳定团或其他报告机构均未提到任何违反停火事件，但专家小组获得的信息称，2018 年 4 月 13 日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

³ 机密报告，2018 年 1 月 27 日。

⁴ S/2017/1105，第 8 段。

盟友在基达尔大区阿马辛附近与协调会发生对抗，此事涉及一个据称运输毒品的车队(见下文第五节)。

B. 关于执行情况的一般意见

23. 到 2017 年 6 月，《协议》规定的最长两年过渡期已经过去。在 2017 年 5 月 20 日的协议监测委员会会议上，政府宣布延长临时当局的任务期限，从而将过渡期延长至 2017 年 6 月 20 日之后，以遵守临时当局任期最短不少于六个月的规定。⁵ 原定于 2017 年 12 月和 2018 年 4 月举行取代临时当局的大区和地方选举，但均被推迟。签署方于 2018 年 3 月 22 日通过的修订行动路线图⁶ 没有规定这些选举的日期，而是将其定于将在 2019 年进行的地方分权立法修订之后。

24. 虽说 3 月路线图确认过渡期将延长至 2019 年某个时候甚至更晚，但国际调解小组成员普遍欢迎该路线图。其中一些人向专家小组表示，总理苏梅楼·布贝亚·马伊加的积极参与以及独立观察员⁷ 和马里制裁制度开始工作——《协议》分别第 63 和 64 条及第 54 条中设想了这两个机制——为《协议》提供了新的动力。

25.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专家小组注意到在安全和防务方面取得的进展，表现在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登记以及在基达尔和通布图部署了行动协调机制。⁸ 然而，围绕军队整编和重新整编的主要问题(即配额和职级)仍未得到解决，签署《协议》的武装团体捐献重武器的问题也未得到解决(见下文第 44 段)。由于尚未进行军队改革并在北部部署重新组建的军队，签署《协议》的武装团体经常指责彼此或马里武装部队侵入彼此的控制区(见下文第 181 段)。

26. 此外，分裂出来的小派别要求加入《协议》，对《协议》的执行构成挑战。分裂出来的小派别团结在协议运动协调会下，它们在公开言论中暗示，如果其要求得不到满足就可能诉诸暴力。⁹ 在协议运动协调会武装分子施加军事压力后，政府于 2017 年 1 月接受了分裂出来的小派别在加奥加入行动协调机制，并于 4 月对它们开放了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登记，使战斗人员人数大幅增加，超出了预期(见下文第 49 段)。政府还非正式地将省级临时当局的省长职位让给了协议运动协调会(见下文第 36 和 37 段)。然而，一名协议运动协调会成员公开呼吁抵制选举，以增加对政府的压力。¹⁰

⁵ 见马里，Loi N° 2017-051 du 02 Octobre 2017 portant code des collectivités territoriales，公报，2017 年 10 月 2 日，第 5 条。

⁶ 见附件二中的路线图。

⁷ 协议监测委员会指定卡特中心为独立观察员。卡特中心于 2018 年 1 月 15 日和 16 日协议监测委员会第 23 次会议期间开始工作。

⁸ 行动协调机制是一个统一的指挥和控制结构，结合了签署《协议》的武装团体和政府军事力量，旨在保障加奥、通布图、基达尔和梅纳卡大区的安全，特别是为此在马里稳定团和国际部队援助下，在必要时尽可能规划并开展混合巡逻。

⁹ Niarela, “CME: plaidoyer musclé pour une inclusion dans l’Accord”, 2018 年 5 月 21 日，可查阅：<https://niarela.net/nord-mali/cme-plaidoyer-muscle-pour-une-inclusion-dans-laccord>。

¹⁰ 见附件三中的阿扎瓦德人民联盟社交媒体帖子。

27. 与此同时，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承诺保障选举安全的条件是：在 3 月路线图中包括的 2018 年 12 月最后期限之前，就在大区以下一级有效建立临时当局。最初，纲领会于 6 月协议监测委员会第 26 次会议期间表示反对，后来，各方于 7 月 2 日就省级临时当局的分配达成了协议。

28. 关于省级临时当局的协议标志着在《协议》的体制和技术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关于地方分权的更根本性的体制改革仍有待完成。机构方面的拖延为武装团体推迟兑现自己对安全事务的承诺提供了理由。¹¹

29. 路线图和时间表中很少提到《协议》中规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主题以及正义、和解和人道主义事宜；不过，重要的法律案文已获制定或通过。以下各节更详细地分析了《协议》四个不同组成部分下的行动。

C. 程序性问题以及政治和机构组成部分的执行情况

程序性问题

30. 协议监测委员会的四个小组委员会和安全问题技术委员会是确保《协议》执行的主要监督机制。¹² 四个小组委员会的任务是：监督政治和体制问题；防务和安全；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和解、司法和人道主义问题。安全问题技术委员会是根据《协议》设立的一个委员会，向国防和安全小组委员会负责，任务是解决安全问题、监测停火并在签署方之间实施建立信任措施。分裂出来的小派别作为观察员被纳入安全问题技术委员会，但没有被纳入协议监测委员会的其他机构。

31. 自第 2374(2017)号决议通过以来，共举行了七次协议监测委员会会议。签署《协议》的武装团体对其薪酬的担忧使两次会议陷入瘫痪。¹³ 在 2018 年 1 月 15 日至 16 日举行的委员会第 23 次会议期间，签署方商定了一个列有优先行动的新时间表。¹⁴ 一份更全面的路线图在 3 月 22 日签署并在委员会第 24 次会议上得到认可，其中重新制定了时间表。¹⁵ 4 月 5 日，在一份概述路线图所示任务的文

¹¹ 会见签署《协议》的武装团体，巴马科，2018 年 2 月 16 日。

¹² 协议监测委员会的任务由《协议》第 18 章第 60 条规定。

¹³ 这涉及协议监测委员会第 20 次会议(2017 年 9 月 11 日)和第 21 次会议(2017 年 10 月 25 日)。签署《协议》的武装团体要求澄清其作为公职人员或雇员的地位，特别是涉及到可能的健康福利问题，还要求发放拖欠的工资。这个问题在 2017 年 12 月 5 日举行的委员会第 22 次会议上得到解决，当时政府提出支付其全部分配款的后一半(1 050 000 非洲法郎，2 100 美元)，前一半(525 000 非洲法郎，1 050 美元)则已得到国际社会处理。会见委员会会议与会者，巴马科，2018 年 6 月 15 日。

¹⁴ “Chronogramme d’actions prioritaires convenu par les parties Maliennes et endossé par la 23-ème session du Comité de suivi de l’Accord”，2018 年 1 月 16 日，存档于秘书处。

¹⁵ “Feuille de route pour la mise en oeuvre du chronogramme d’actions prioritaires et endossé par la 23-ème session du Comité de suivi de l’Accord，” 2018 年 3 月 22 日，见附件二。

件中进一步确定了时间表。¹⁶ 路线图增加了重要行动、¹⁷ 更明确定义的成果，但也提前了现有行动的截止日期。专家小组注意到安全和防务以及体制组成部分方面的延迟，特别是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登记、向行动协调机制捐献重武器以及关于地方分权的讨论的最后结论。

32. 延迟的一部分原因是时限短，但还涉及更根本性的问题。政府负责通过其多个部委实施 1 月时间表和 3 月路线图中确定的优先行动。独立观察员已经注意到，签署《协议》的武装团体普遍都在等待和审查政府的提议，对这个进程未表现出多少自主精神。¹⁸ 专家小组从与协议监测委员会成员的讨论中得出结论认为，安全问题技术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会议中各方参与者的规定角色往往不允许他们真正开展谈判和做出承诺。¹⁹ 因此，协议监测委员会在通过解决分歧来指导谈判方面的作用有限。

政治和机构组成部分

33. 国民议会于 2017 年 9 月 14 日通过了一部规定各领土自治条件的法律和一部执行新的《地方当局法》的法律。²⁰ 2017 年 9 月 20 日，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表示了异议。²¹ 9 月 27 日，武装团体代表会见了主管部长，并从会议上了解到，这两部法律仍可在就棘手要素进行讨论后加以修订。²² 然而几天后，马里总统就于 2017 年 10 月 2 日颁布了这两部法律。

34. 虽然这两项法律得到颁布，但政府最终决定暂停适用。这两部法律的通过违反了《协议》的至少两项规定：州代表与地方议会行政机关首长间权力优先秩序²³ 和建立地方警察部队。²⁴ 鉴于对此法律的关切，2017 年 12 月 15 日至 17 日在卡蒂举

¹⁶ Taches induites par la feuille de route pour la mise en oeuvre du chronogramme d'actions prioritaires et endossé par la 23-ème session du Comité de suivi de l'Accord,” 2018 年 4 月 5 日，存档于秘书处。

¹⁷ 特别是部队进驻营地和建立省一级临时当局。

¹⁸ 卡特中心，“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Observer: observation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greement on peace and reconciliation in Mali, emanating from the Algiers Process observation period: 15 January to 30 April 2018”，2018 年 5 月 28 日。

¹⁹ 会见协议监测委员会参与者，巴马科，2018 年 2 月 14 日和 16 日。

²⁰ 马里，Loi n° 2017-051 du 2 octobre 2017 portant Code des Collectivités territoriales 及 Loi n° 2017-052 du 2 octobre 2017 déterminant les conditions de la libre administration des Collectivités territoriales，2017 年 10 月 2 日。

²¹ 见附件四中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致协议监测委员会主席的信。

²² 与外交界消息人士的通信，2018 年 6 月 12 日。

²³ 见《协议》，第 3 章，第 6 条。

²⁴ 见《协议》，第 10 章，第 27 条。

行了一次会议，政府在会上解释了新法律，并同意重新开放立法案文，以便就这两个有争议问题展开讨论。²⁵ 该问题被纳入 3 月路线图，并定于 2019 年进行讨论。

35. 几位观察员告诉专家小组，如下文所述，政府的轻率行动导致了不信任和混乱，致使签署《协议》的武装团体继续固守立场，并坚持要求迅速执行其他政治和体制问题。²⁶

临时当局

36. 在 4 月 5 日路线图指出的任务中，政府宣布将为终止大区临时当局任务的大区选举确定一个日期。在编写本报告时，尚未提出任何日期，过渡期很可能会再次延长，因为该任务将于 8 月到期。²⁷ 迄今为止，由于能力和预算问题，临时当局执行任务的能力仍然非常有限(另见第 60 段)。²⁸

37. 在省一级寻求签署《协议》的武装团体之间的平衡并非易事，这揭示了持续的紧张局势，在基达尔尤其如此。在 6 月 25 日和 26 日的协议监测委员会第 26 次会议期间，纲领会反对在省一级分配临时当局的提议计划。反对的部分原因是纲领会认为在任命基达尔大区的省长和市长问题上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受到偏袒。7 月 2 日委员会会议之后达成了一项解决办法。²⁹ 纲领会表示反对该计划之前，纲领会和其他加入谈判进程的武装团体早前就表示不满，认为基达尔完全被伊福加斯-图阿雷格族所控制，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就是代表。4 月 23 日，这些武装团体发表了一份公报，并就此致函协议监测委员会主席。³⁰

陶代尼和梅纳卡这两个新大区

38. 2018 年 2 月 28 日，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草案，将陶代尼和梅纳卡这两个大区付诸实施，但该法尚未提交国民议会。截至本报告编写时，国土管理部仍在努力划定这两个大区及其各自的省和市镇边界。然而，梅纳卡的社区领袖已经表达了不满，因为现有的社区在建议的社区划分中不会得到适当承认。³¹

D. 安全和防务部分

39. 在防务和安全方面，专家小组考查了 1 月时间表和 3 月路线图中包括的行动协调机制、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和安全部门改革的进度，以及遵守安全问

²⁵ 地方分权部，“Concertations inter-malienne sur les textes de base de la décentralisation au regard des observations formulées par les mouvements signataires de l'Accord”，2017 年 12 月 17 日，存档于秘书处。

²⁶ 会见协议监测委员会参与者，巴马科，2018 年 6 月 23 日。

²⁷ 临时当局任期 6 个月，还可延长 12 个月。“Décret n° 2016-0781 à 0790/P-RM du 14 Octobre 2016”，2018 年 10 月 14 日，存档于秘书处。

²⁸ 会见政府代表，巴马科，2018 年 6 月 16 日。

²⁹ 机密报告，2018 年 6 月 25 日；会见协议监测委员会参与者，2018 年 6 月 22 日。专家小组指出，这些任命不在《协议》内，仍是政府的特权。

³⁰ 卡特中心，“独立观察员报告”；机密报告，2018 年 4 月 25 日。

³¹ 见附件五中社区领导人致梅纳卡大区区长信。

题技术委员会决定的规则的情况。《协议》中关于设立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的特别单位的规定不是一项优先活动。³²

建立信任措施：联合观察核实小组和行动协调机制

40. 联合观察核实小组³³ 的任务是接获安全问题技术委员会通知后观察和调查据称违反停火行为。自 2017 年 9 月对基达尔违反停火情况进行核查(见上文第 21 段)以来，小组没有执行过任何任务。³⁴

41. 行动协调机制由来自三个签署方的战斗人员组成，任务是在同一个指挥下进行联合巡逻。打算在加奥、通布图和基达尔部署由 600 名士兵组成的三支部队，作为实现所有武装团体进驻营地的临时步骤。2017 年 1 月，分裂出来的小派别被纳入加奥的行动协调机制，但这些团体仍要求提高代表性，包括在通布图。³⁵

42. 自 2016 年 12 月成立以来，加奥的行动协调机制面临几个问题。该机制成员和联合观察核实小组成员于 2018 年 1 月开始举行为期两个月的罢工，当时预算短缺导致该机制官员和联合观察核实小组成员每月所得拨款从 1 050 000 非洲法郎(2 100 美元)减至 525 000 非洲法郎(1 050 美元)，因为他们的分配额超出了国际捐助方的预算承诺。³⁶ 当前的预算安排将于 2018 年 6 月结束，仍不确定。

43. 经过三年的拖延，通布图和基达尔的行动协调机制于 2018 年 5 月 4 日成立。这些机制尚未全面投入运作，³⁷ 因为尽管最后期限设在 2018 年 4 月，但加入谈判进程的武装团体仍未提供完整的战斗人员名单。³⁸ 在撰写本报告时，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拒绝了身份识别卡，因为其中没有提到安全问题技术委员会同意的职衔。³⁹

44. 此外，武装团体也没有按照在 2018 年 4 月 11 日安全问题技术委员会会议上商定的做法，向行动协调机制提供重型武器和车辆。迄今为止，政府已经向加奥的机制提供了 4 件重型武器。⁴⁰ 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的代表称其不履约的理由是，重型武器和车辆是成员个人拥有的，因此不能捐赠给行动协调机制。⁴¹

45. 此外，由于缺乏应由政府负责提供的食物和办公用品等资源，执行工作几次延误。与此同时，行动协调机制专用的物资被盗，其中包括 400 套制服和几顶帐篷。

³² 见《协议》，第 11 章，第 30 条。

³³ 9 名成员组成的三个小组被部署到加奥、基达尔和通布图。

³⁴ 机密报告，2018 年 10 月 18 日。

³⁵ “Déclaration du 1er congrès ordinaire de la CME, Tin-Aouker”，2018 年 4 月 30 日。存档于秘书处。

³⁶ 会见联合国官员，巴马科，2018 年 6 月 15 日。

³⁷ 2018 年 6 月 22 日，据记录 160 名成员在基达尔，47 名在通布图。

³⁸ 会见国家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委员会，巴马科，2018 年 6 月 7 日。

³⁹ 会见安全问题技术委员会参与者，巴马科，2018 年 6 月 15 日。

⁴⁰ 会见联合国官员，巴马科，2018 年 6 月 15 日。

⁴¹ 会见安全问题技术委员会参与者，巴马科，2018 年 6 月 15 日。

篷。专家小组还获悉，有几辆车从该机制被盗，有几起案件据称是签署《协议》的武装团体成员所为，尽管尚未查明犯罪人。⁴² 在启动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之前，行动协调机制需要得到充分实施，因为其成员将与安全问题技术委员会一道负责保障进驻营地的落实。⁴³

武器控制措施

46. 在 2017 年 8 月 17 日和 30 日的安全问题技术委员会会议期间，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和纲领会同意停止使用重型武器进行巡逻，并且不会在未通知马里稳定团的情况下使用超过五辆车的车队巡逻。此外，它们还同意，所有携带武器的车辆必须有明确的标识，成员必须携带由其领导人签署的任务命令，并在任何行动前通知安全问题技术委员会。⁴⁴

47. 这两个联盟的武装团体至少各有一次在没有事先通报安全问题技术委员会的情况下动用了全副武装的车队(见下文第 85 段)。⁴⁵ 委员会认为这些做法没有违反《协议》，而是违反了信任措施。⁴⁶

48. 在加奥的签署《协议》的武装团体则称，在该大区的区长做出决定后，⁴⁷ 马里武装部队于 2017 年 12 月从个别武装团体成员手中收缴了武器，这违背了《协议》的精神，因为收缴是在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之前进行的。⁴⁸

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和安全部门改革进程

49. 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登记进程始于 2018 年 3 月，最初计划在 4 月底结束。向签署《协议》的武装团体和其他加入谈判进程的武装团体分发了登记表。各武装团体要求将截止日期延至 5 月底。截至 6 月，大多数武装团体还没有归还登记表。⁴⁹ 最初预计将有多达 15 000 名战斗人员登记。⁵⁰ 国家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委员会的一名代表预计这一数字至少会加倍。⁵¹

50. 在就武装团体编入安全和国防部队的配额达成协议之前，就开展了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登记。整编本应在拟定关于重组军队和领土警察的共同愿景

⁴² 会见马里政府代表，巴马科，2018 年 6 月 16 日。

⁴³ 见《协议》附件二。

⁴⁴ 机密报告，2017 年 8 月 17 日。

⁴⁵ 机密报告，2018 年 1 月 13 日、2 月 9 日和 2 月 12 日。

⁴⁶ 会见安全问题技术委员会参与者，巴马科，2018 年 6 月 22 日。

⁴⁷ “Décision n. 0649-2017-CAB-GRG portant règlement de la circulation”，加奥，2017 年 11 月 27 日，存档于秘书处。

⁴⁸ 会见签署《协议》的武装团体代表，加奥，2018 年 3 月 21 日。

⁴⁹ 同上。

⁵⁰ 会见国家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委员会，巴马科，2018 年 3 月 30 日。

⁵¹ 会见国家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委员会，巴马科，2018 年 6 月 7 日。

后，按照既定标准，逐步进行。⁵² 为此目的，3月27日至29日举办了一次关于安全部门改革的高级别讲习班，但据独立观察员称，没有采取任何具体措施，关键决定被推迟到今后日期。⁵³ 由于没有一个共同愿景，在查明和重新部署马里国防和安全部队前成员方面均没有取得任何进展。⁵⁴ 估计约有900名战斗人员属于这一类别。⁵⁵ 还有一个棘手问题是，武装团体代表要求在擅离职守期间的职衔升迁和特权得到考虑。⁵⁶

E. 为《马里和平与和解协议》及其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部分提供资金

51. 政府宣布，从2015年至2018年6月，已经动员并花费了1430亿非洲法郎(2.86亿美元)用于执行《协议》。⁵⁷ 这笔金额涵盖了《协议》中经济发展领域下提到的项目，如北部紧急计划，以及其他领域的项目，包括创建陶代尼和梅纳卡这两个新大区以及为行动协调机制提供资金。

52. 预计2018年用于执行《协议》的预算比2017年多50%，但实际支出占2015-2017年预算的74%。⁵⁸ 可持续发展基金下的预计支出是预计支出增加的主要原因。

在北部各大区设立开发区

53. 《协议》经济发展部分只涉及一项优先行动，即在北部各大区设立开发区。《协议》规定，开发区以一项发展战略为基础，由可持续发展基金供资。⁵⁹ 政府起草了开发区概念说明文件，并转递签署《协议》的武装团体，但6月21日协议监测委员会小组委员会举行会议时尚未收到正式回复。⁶⁰ 3月路线图显示，预计2018年11月将出台立法案文。

54. 尽管开发区尚待设立，但有关设立可持续发展基金的立法案文已获议会通过，于2018年2月12日由总统颁布。⁶¹ 部长会议还签署了执行法令，建立可持续发

⁵² 截止日期：2018年9月。

⁵³ 卡特中心，“独立观察员报告”。

⁵⁴ 截止日期：2018年4月。会见国家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委员会，巴马科，2018年6月7日。

⁵⁵ 会见国家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委员会，巴马科，2018年3月30日。

⁵⁶ 会见签署《协议》的武装团体，加奥，2018年6月20日；会见马里稳定团，加奥和巴马科，2018年6月20日和22日。

⁵⁷ 马里，经济和财政部，“Note technique relative au point sur la mise en oeuvre de l'Accord pour la paix et la réconciliation”，2018年7月6日，存档于秘书处。

⁵⁸ 依据马里经济和财政部计算，“Note technique relative au point sur la mise en oeuvre de l'Accord pour la paix et la réconciliation”，2017年10月23日，存档于秘书处。

⁵⁹ 见 [S/2015/364](#)，附件，第2章第5条(源于阿尔及尔进程的《马里和平与和解协议》)。

⁶⁰ “Compte-rendu du Sous-comité pour le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social et culturel (SC-DESC),” 2018年6月21日，存档于秘书处。

⁶¹ Mali, Loi No 2018-008 du 12 Février 2018 portant création du Fonds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urable, 公报，2018年2月12日。

展基金的组织和管理模式。但是，该模式有待细化。因此，截至本报告编写时，该法令尚未在公报上公布。

55. 设立可持续发展基金的初衷是帮助资助北方各大区的发展项目，但是议会改变了基金对北方的倾斜，转而致力于马里所有各大区平等发展。⁶² 可持续发展基金一部分供资来自政府补贴，一部分来自强制征收机票、棉花出口和烟草销售税费所得收入。

56. 2017 年 7 月，基金组织曾建议不对棉花等特定部门征收新的出口税费。⁶³ 可持续发展基金的预算最初定为 1 000 亿非洲法郎(2 亿美元)，⁶⁴ 但在 2018 年预算中减至 400 亿非洲法郎。⁶⁵

57. 虽然供资机制 2018 年初才建立，但政府已于 2015-2017 年期间将 730 亿非洲法郎(1.46 亿美元)编入预算，作为可持续发展基金专款，占政府用于执行《协议》的专项预算的 43%。⁶⁶ 不过，最终只有 134 亿非洲法郎(2 880 万美元)投入水坝建设、电力和饮用水项目。⁶⁷ 在设立基金的立法通过之前，这些项目被视作基金先期项目。⁶⁸ 2015-2017 年期间，用于执行《协议》的计划预算总额与实际使用总额之间存在差异，主要原因是可持续发展基金编入预算但没有到位。

58. 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对源自《协议》的北部和平红利表示不满，指出编入预算的可持续发展基金从未到位。⁶⁹ 政府对基金做出大量书面资金承诺，但这些承诺在基金设立前作出，从而提高了预期却又无法兑现。鉴于基金执行模式尚未制定，编入 2018 年预算的 400 亿非洲法郎金额中很大一部分确实存在再次无法到位的风险。

⁶² 2018 年 3 月 18 日与议员在巴马科的会面。

⁶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马里》，第 17/209 号国别报告(2017 年，华盛顿特区)。

⁶⁴ 马里经济和财政部，“Création du fonds de développement durable créer une dynamique de développement”，2018 年 1 月。可查阅：<http://www.finances.gouv.ml/revues-de-presse/creation-du-fonds-de-developpement-durable-cree-une-dynamique-de-developpement>。

⁶⁵ 马里经济和财政部，“Projet de loi de finance 2018: document de programmation pluriannuelle des dépenses et projet annuel de performance(DPPD-PAP)2018-2020”(2017 年)。预计约 60%，即 240 亿非洲法郎来自税费；40%，即 160 亿非洲法郎来自政府补贴。见 Maliactu, “Mali : Création du Fonds de Développement Durable : Le ministre Dr Boubou Cissé convainc les députés !”，2018 年 1 月 30 日。可查阅：<http://maliactu.net/mali-creation-du-fonds-de-developpement-durable-le-ministre-dr-boubou-cisse-convainc-les-deputes/>。

⁶⁶ 马里经济和财政部，“Note technique Relative au point sur la mise en oeuvre de l'Accord”。若按不同支出类别计算整个 2015-2017 年期间，则用于执行《协议》的预算编列金额实际使用了 74%。

⁶⁷ 马里经济和财政部，Note technique relative au point sur la mise en oeuvre de l'Accord”。

⁶⁸ 2018 年 6 月 22 日与经济和财政部预算司司长在巴马科的会面。

⁶⁹ 2018 年 2 月 15 日与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代表在巴马科的会面。

临时当局的供资

59. 确保两个正在设立的大区即陶代尼和梅纳卡的临时当局有效运转，这是《协议》机构部分一月时间表和三月路线图中的优先事项。2018 年，为通布图、加奥、基达尔、陶代尼和梅纳卡大区预留了近 90 亿非洲法郎(1 800 万美元)，作为国家支持地方当局基金的一部分。为新设的陶代尼和梅纳卡大区的运作编列了 36 亿非洲法郎(720 万美元)经费，主要由上述基金供资。⁷⁰ 通过该国家基金分配了 10 亿以上的非洲法郎(主要用于五个大区的项目供资)，但资金尚未到位。⁷¹

60. 支助临时当局的资金难以调集，部分原因是中央财政部门没有为大区行政当局一级指定公共会计官员。加奥大区临时当局主席告诉专家小组，截至 2018 年 3 月，没有为临时当局指定提取资金的会计官员，也没有为临时当局分配任何捐助。⁷² 国土管理部的说法是，加奥大区没有向基金申请项目资金。⁷³ 其他大区申请了项目资金，资金已分配但尚未到位。仅有分配给通布图一个项目的资金已到位。⁷⁴

F. 和解、司法正义和人道主义部分

民族和解法草案

61. 根据《协议》⁷⁵ 和民族和解会议⁷⁶ 上提出、随后在《和平、团结与民族和解宪章》⁷⁷ 中概述的建议，政府提出了民族和解法草案。⁷⁸ 该法律提案草案引发了该国境内人权组织的批评和关切，主要观点是政府正在为免除被控犯有严重罪行者的责任铺平道路。⁷⁹ 专家小组获悉，政府在颁布此项草案为法律前将听取关切意见。⁸⁰ 《协议》明确规定，对犯有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严重侵犯人权

⁷⁰ 该基金向梅纳卡和陶代尼分配了 20 亿非洲法郎，见马里，地方分权部，“Agence Nationale d'Investissement des Collectivités Territoriales, Décision No2017-0057/DG”，2017 年 8 月 3 日。可查阅：http://www.anict.gouv.ml/DROITS_DE_TIRAGE/DT-2017-DECISION-N2017-0057-DG-ANICT-DU-3-AOUT-2017-vf.pdf。

⁷¹ 马里国土管理部，“Synthèse de la rencontre du Ministre des collectivités territoriales avec les autorités intérimaires sur le point de la mobilisation des ressources financières mises à disposition”，存档于秘书处。

⁷² 2018 年 3 月 20 日与加奥临时当局的会面。

⁷³ 马里国土管理部，“Synthèse de la rencontre du Ministre des collectivités territoriales avec les autorités”。

⁷⁴ 同上。

⁷⁵ 《协议》，第 47 条。

⁷⁶ 2017 年 3 月 27 日至 4 月 2 日，巴马科。

⁷⁷ 2017 年 6 月 20 日。

⁷⁸ 马里，“Loi d'Entente Nationale”。

⁷⁹ 2018 年 6 月 12 和 19 日与人权组织在巴马科的会面和通信。

⁸⁰ 2018 年 6 月 22 日与司法部在巴马科的会面。

行为者不予大赦。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草案第 4 条同样明确规定，被控犯上述罪行排除在一切大赦之外。

四. 武装团体和针对马里军队的袭击

62. 正如 2018 年 2 月 9 日专家小组向安全理事会关于马里的第 2374(2017)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介绍其工作方案时概述的那样，专家小组根据授权，研究了加入谈判进程的武装团体与列入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的恐怖主义武装团体之间的据称联系。

63. 专家小组调查了若干事件并收集了信息，结果表明加入谈判进程的武装团体的一些个人成员参与了恐怖主义活动，特别是参与了一起针对马里国防和安全部队的袭击。“支持伊斯兰和穆斯林”组织之后声称对袭击负责。下文在大区和地方两级的武装团体动态和地缘政治背景下介绍了这些案例研究。

A. 梅纳卡大区 and 加奥大区安松戈省东部

64. 梅纳卡大区和加奥大区安松戈省东部地区的局势仍然十分紧张。冲突集中在部落或部落内派系和地方地缘政治方面，例如，对政治立场(武装团体、正式机构、社区领导等)和地理位置(贸易和走私路线、⁸¹ 季节性游牧路线、检查站、牧场、水井等)的控制。在国际部队领导的对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地方分支大撒哈拉伊斯兰国(Etat Islamique au Grand Sahara)的持续进攻中(新月形沙丘行动/利剑行动)，交战双方的上述冲突日益激化。

65. 梅纳卡大区的主要部落是达乌萨克，主要的少数民族群有因加德图阿雷格族、沙马纳马族(Chamanamas)和伊沙丁哈伦族(Ichadinharen)，以及提莱姆西阿拉伯族伊斯卡科纳(Iskakna)派。贝拉族(其中多数为伊博吉利塔内人(Iboguitane))、富拉尼族和定居民族(sédentaires)(主要为豪萨人和少数桑海人)多为黑人和有色人(黑人/图阿雷格人)。过去三十年，在梅纳卡大区，达乌萨克人与图阿雷格人、达乌萨克人与伊博吉利塔内人以及达乌萨克/图阿雷格部落与富拉尼人之间的冲突不断。

66. 自 1990 年图阿雷格人在梅纳卡发动第二次叛乱以来，轻小武器扩散以及武装团体利用族裔冲突作为工具逐步加剧了此类冲突，导致近年来伤亡人数增加。

67. 目前，达乌萨克部落严重分裂，各派别和武装团体派系林立。⁸² 自达乌萨克拯救阿扎瓦德人民运动于 2016 年 9 月 2 日从民解运动分裂以来，一些重要派别仍然支持这一由前民解运动发言人穆萨·阿格·阿沙拉图曼(Moussa Ag Acharatoumane)领导的派别；其他派别或是仍然依附民解运动——特别是

⁸¹ 梅纳卡历来是贸易商队的战略商业中心，与尼亚美的陆路距离为 400 公里，与加奥相距 315 公里，与基达尔相距 300 公里。

⁸² 冲突期间，达乌萨克族的团结问题一直饱受挑战，原因是该部落具有桑海人和塔马沙克(Tamasheq)的混合血统，讲特定语言。

在塔拉塔伊地区(安松戈的达乌萨克人),或是在大撒哈拉伊斯兰国不断施压的背景下,继阿尔加巴斯·阿格·因塔拉(Algahbass Ag Intallah)2017年12月到访梅纳卡大区后,于近期加入了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西吉迪·阿格·马迪特(Siguidi Ag Madit)领导的伊多吉里塔内(Idoguitane)派以及依内卡尔市长阿尔马哈茂德·阿格·哈马塔哈(Almahmoud Ag Hamataha)领导的阿戈坎(Agokan)派便是例子。⁸³

68. 据悉,另有许多达乌萨克人或是在大撒哈拉伊斯兰国领导层内占据关键军事职位,如副领导人阿尔·穆罕默德·阿格·巴伊(别名伊卡拉伊)、⁸⁴ 穆罕默德·阿格·阿尔穆内尔(别名廷卡)和阿尔马哈茂德·阿格·阿考考(别名罗亚尔),⁸⁵ 或是仅仅被雇佣为步兵。艾哈迈德·乌尔德·巴迪(别名苏丹·乌尔德·巴迪)⁸⁶ 领导的大撒哈拉伊斯兰国萨拉赫丁卡提巴中也有来自提莱姆西社区的阿拉伯人,活跃于加奥东部(杰伯克乡(Djebok)和安沙瓦吉乡(Anchawadj))和因代利曼地区,其副手布巴卡尔·乌尔德·阿比丁(别名布巴)在塔拉塔伊地区更活跃。⁸⁷

69. 该新设大区的主要政治行为体包括:巴扬·阿格·哈马图,乌勒米登(伊韦勒米登)Oulemiden (Iwllemmeden)部落首领兼议会议员,与达乌萨克伊多吉里塔内派历来关系密切;达乌达·马伊加,大区区区长,来自提代尔梅内(Tidermène),推动建立了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达乌萨克拯救阿扎瓦德人民运动联盟,并推动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于2017年10月27日返回梅纳卡(据报,达乌达·马伊加与同样出生于提代尔梅内的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将军加穆关系密切);阿卜杜勒·瓦哈卜·阿格·艾哈迈德·穆罕默德,临时当局主席,据悉与达乌萨克拯救阿扎瓦德人民运动的穆萨·阿格·阿沙拉图曼关系密切。⁸⁸

⁸³ 除西吉迪·阿格·马迪特和阿尔马哈茂德·阿格·哈马塔哈外,2017年10月11日加入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的梅纳卡部落首领还包括梅纳卡的市议员兼伊多吉里塔内派卡迪穆罕默德·尔海亚·阿格·阿尔瓦菲(Mohamed Ehia Ag Alwafi)。公布在脸书上的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公报还提到了其他名字,包括阿尔哈桑·阿格·阿富瓦(Alhassane Ag Afoy)和达乌萨克族塔巴哈瓦(Tabahaw)派领导人兼昂代朗布坎市议员吉萨·阿格·穆罕默德(Ghissa Ag Mahmoud),但这些人公布了另一份签署公报,否认参加过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该公报存档于秘书处。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对话者提到,部落首领表明立场后马上会受到来自反对方的持续施压。

⁸⁴ 又称阿科雷(可能还有其他拼写方式)。

⁸⁵ 2018年6月4日库夫拉4号行动(达乌萨克拯救阿扎瓦德人民运动、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马里武装部队、尼日尔武装部队和新月形沙丘/利剑部队组成的联合行动)期间,阿格·阿考考(Ag Akawkaw)在因迪阿塔菲内(Indiatafène)(阿克巴市,与尼日尔交界)被捕。伊卡拉伊和罗亚尔均为伊多吉里塔内派。

⁸⁶ 他的兄弟阿曼和巴伊也是其卡提巴的成员。家庭成员中既有阿拉伯阿赫尔塔利布(Arab Ahel Taleb)人,也有图阿雷格塔加特迈莱特(Tuareg Taghat Mellet)人。

⁸⁷ 又称乌尔德·阿韦比丁、阿布韦丁、乌尔德·瓦伊迪丁或阿布巴·阿格·阿米丁,属阿赫尔塔利布派。

⁸⁸ 2018年5月12日,比拉勒·阿格·谢里夫在与专家小组在基达尔的会晤中表示,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在梅纳卡没有部队。

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和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达乌萨克拯救阿扎瓦德人民运动在提代尔梅内的冲突

70. 国际部队向专家小组报告,在新设的提代尔梅内省(梅纳卡大区北部),牛群和游牧人口密度高,许多图阿雷格人在青黄不接期⁸⁹集中在水井附近安营,商业交通繁忙,大量皮卡车和倾卸卡车将乘客和商品从尼日尔和梅纳卡运往基达尔大区。

71. 提代尔梅内是尼日尔通往阿尔及利亚路上的战略要地,位于梅纳卡和基达尔大区之间,是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领导人阿尔加巴斯·阿格·因塔拉 2017 年 12 月梅纳卡之行的首站。当地人口大多来自图阿雷格伊沙丁哈伦部落,派别领导人为哈马·阿格·马哈哈,其他族裔还包括沙马纳马人、达乌萨克人和因加德人。市长米杜阿·阿格·胡达(Midoua Ag Houda)和 2016 年 4 月 10 日起担任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地方代表的穆罕默德·拉明·阿格·唐巴雷(Mohamed Lamine Ag Tambaraye)也是伊沙丁哈伦人。

72. 国际部队观察到,加入谈判进程的武装团体(主要是达乌萨克拯救阿扎瓦德人民运动和民解运动)在此地活动密集,包括在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达乌萨克拯救阿扎瓦德人民运动与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 2017 年年初激烈交战的地区设立多个检查站以及频繁出动三辆一组的车队。⁹⁰ 民众还报告有恐怖主义武装团体(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出没。⁹¹

73. 继 2018 年 7 月 1 日在巴马科签署协议后,省临时当局主席一职交由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出任。然而,2018 年 4 月 15 日达乌萨克拯救阿扎瓦德人民运动军官穆罕默德·阿格·巴卡(被称为 Intawdoute)在伊卡德万(Ikadéouane)(提代尔梅内西南方 25 公里)遇害,表明该地区的局势依然高度紧张。

一名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关联人员被控参与暗杀梅纳卡和昂代朗布坎的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和达乌萨克拯救阿扎瓦德人民运动成员

74. 2017 年 10 月 15 日,达乌萨克拯救阿扎瓦德人民运动指挥官阿迪姆·阿格·阿尔巴沙尔在其位于梅纳卡的家中遇害,一同遇害的还有两名战斗人员,据

⁸⁹ 青黄不接期(période de soudure)是指旱季结束、陈粮耗尽、庄稼尚未收成的时候。

⁹⁰ 2017 年 2 月 10 日一份联合国报告显示,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指挥官阿尔哈姆迪·阿格·朗加什(Alhamdi Ag Lengach)数次突袭提代尔梅内,目的是要强迫伊沙丁哈伦社区收回对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的支持。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也在一份公报中谴责了拯救阿扎瓦德人民运动在该地区的行动。尽管加穆将军在录像记录的仪式上亲自将阿格·朗加什所盗的 8 辆车交给哈马·阿格·马哈哈(可查阅: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TV1_YKvPS8&index=2&list=PLPFvqgGjmbTmXbBlmavT6Ljkl-UrshD&t=101s),但后者还是于 2017 年 3 月 17 日在梅纳卡市遭暗杀身亡。

⁹¹ 2018 年 5 月 13 日与国际部队指挥官在基达尔的会面,后者结束了 2018 年 4 月至 5 月在该地区的远距离巡逻后返回。

称是被伊卡拉伊领导的大撒哈拉伊斯兰国突击队杀害。⁹² 2017 年 12 月 18 日，新月形沙丘行动逮捕了阿米亚塔·阿格·伊丁和希马·阿格·赛义达哈，两人涉嫌参与恐怖主义活动。同一天，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发表公报称，这两名年轻人是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协调员西吉迪·阿格·马迪特的亲属，是那些“不得民心的人”操纵实施了对他们的逮捕。⁹³

75. 2018 年 1 月 6 日 5 时左右，袭击者驾驶三辆汽车和数辆摩托车袭击了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位于昂代朗布坎的一个阵地，杀害了 4 名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成员，抢走了他们的武器。袭击者在袭击前破坏了移动网络天线，切断了移动通信。⁹⁴ 当时的目击者指控穆罕默德·阿格·西吉迪是主持袭击行动的指挥官。⁹⁵

76. 穆罕默德·阿格·西吉迪是西吉迪·阿格·马迪特的儿子，后者是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梅纳卡协调员、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代表、达乌萨克族伊多吉里塔内派领导、梅纳卡议员，历来与巴扬·阿格·哈马图关系密切。

77. 2018 年 1 月 11 日凌晨 3 时，新月形沙丘行动在梅纳卡市穆罕默德·阿格·西吉迪父亲的院子内逮捕了穆罕默德·阿格·西吉迪。发现他持有两支 AK 式突击步枪。⁹⁶ 一起被逮捕的还有一位名叫哈达谢克·阿格·哈达尔哈桑的马里国民警卫，该警卫之后获释。穆罕默德·阿格·西吉迪涉嫌参与袭击昂代朗布坎的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并涉嫌与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密切合作。⁹⁷ 新月形沙

⁹² 2018 年 3 月 21 日与国际部队在梅纳卡的会面；2018 年 4 月 25 日与秘密消息人士在巴马科的会面；2018 年 7 月 8 日与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指挥官的通话。根据上述消息来源，穆罕默德·阿格·西吉迪向大撒哈拉伊斯兰国突击队提供了协助并参与了行动。

⁹³ 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含蓄地谴责达乌萨克拯救阿扎瓦德人民运动领导人穆萨·阿格·阿沙拉图曼出于一己私利和个人目的操纵新月形沙丘行动；公报见附件六。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和拯救阿扎瓦德人民运动的公报经常相互矛盾，例如，据报西吉迪·阿格·马迪特遭拯救阿扎瓦德人民运动绑架，但后者对此予以否认，认为此乃家庭事务。关于这一问题，见 Niarela, “CMA et MSA-GATIA: la guerre des mots”，可查阅：<https://niarela.net/nord-mali/cma-et-msa-gatia-la-guerre-des-mots>。

⁹⁴ 2018 年 1 月 10 日的机密报告；一篇媒体文章(可查阅：<http://bamada.net/premiere-attaque-2>)报道 3 名被害人分别是阿尔哈桑·阿格·伊西达耶(Alhassane Ag Issidaye)、阿迪姆·阿格·哈姆扎塔(Adim Ag Hamzata)和阿尔莫克塔尔·阿格·哈米迪(Almoktar Ag Khammidi)；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阵地发布在推特上的媒体公报(可查阅：<https://twitter.com/maboulmaaly/status/950086566818582528>)显示，袭击发生在 2018 年 1 月 4 日至 5 日夜里。

⁹⁵ 2018 年 6 月 7 日，与秘密消息人士在巴马科的会面。

⁹⁶ 第一件武器是一支 T56 突击步枪，登记号为 3767600，来自马里国防和安全部队武器存储。第二件武器是一支 AKMS 突击步枪，登记号为 H39877，可能也是来自马里部队存储。

⁹⁷ 2018 年 1 月来自秘密消息人士的报告；2018 年 4 月 25 日与秘密消息人士在巴马科的会面；2018 年 5 月 11 日与西方外交官在尼亚美的会面。

丘行动的一份声明显示，还缴获了设备和文件，运往巴马科。他的家人公开否认他会参与恐怖主义。⁹⁸

78. 7 月初，穆罕默德·阿格·西吉迪仍被关押在巴马科。他的案卷交由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专门司法股公诉部门调查，尚未完成。

塔拉塔伊(Talataye)的冲突

79. 塔拉塔伊乡(加奥大区安松戈省)是达乌萨克人聚居地，也是游牧民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因其每周一次的赶集日和恐怖主义武装团体阵地而闻名。若干独立消息来源向专家小组汇报，该乡乡长、达乌萨克人萨拉赫·阿格·艾哈迈德是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的重要成员，与伊亚德·阿格·加利关系密切，在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之列，编号为 QDe.316，也是伊斯兰捍卫者组织和大撒哈拉伊斯兰国的联络官。他目前应该在基达尔。⁹⁹

80. 2018 年 1 月 23 日至 2 月 11 日，提莱姆西山谷阿拉伯社区的塔肯特镇(Tarkint)镇长巴巴·乌尔德·谢赫被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关押在塔拉塔伊地区，¹⁰⁰ 囚禁他的人应该是布巴卡尔·乌尔德·阿比丁(别名巴布)。¹⁰¹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塔拉塔伊分支由来自提莱姆西地区的阿拉伯人、富拉尼人和一些撒哈拉威人组成，莱比布·乌尔德·阿里·乌尔德·赛伊德·乌尔德·朱马尼(Lehbib Ould Ali Ould Saïd Ould Joumani)的兄弟、人称阿德南·阿布·瓦利德·萨赫拉维(Adnan Abu Walid Al Sahrawi)便是其中一员。¹⁰²

81. 机密报告还显示，萨拉赫·阿格·艾哈迈德于 2017 年 11 月 17 和 18 日与阿卜杜拉·阿格·阿尔巴卡耶会面，后者是驻守泰萨利省的伊斯兰捍卫者组织高级指挥官，负责“支持伊斯兰和穆斯林”组织与大撒哈拉伊斯兰国之间的联络和协

⁹⁸ 一篇媒体文章援引了阿格·西吉迪的表兄弟穆斯塔法·阿格·穆罕默德，后者表示他的表兄弟不是恐怖主义分子，见“Mali: Barkhane capture des membres présumés de groupes armés”, *Le Figaro*, 2018 年 1 月 11 日；可查阅：<http://www.lefigaro.fr/flash-actu/2018/01/11/97001-20180111FILWWW00333-mali-barkhane-capture-des-membres-presumes-de-groupes-armes.php>。

⁹⁹ 2018 年 3 月 7 日与秘密消息人士的会面；2018 年 3 月 21 日与大区当局在梅纳卡的会面；2018 年 4 月 25 日与秘密消息人士在巴马科的会面；脸书上的一则 2017 年 5 月 6 日马里广播电视台在塔拉塔伊的视频报道采访了第一副乡长法洛克·阿格·法卡纳(Farok Ag Fakana)，介绍时称其为乡长。

¹⁰⁰ 2018 年 5 月 9 日与亲身参与绑架案的秘密消息人士在加奥的会面；另见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非洲台报道，“Mali: Baba Ould Cheikh, le maire de Tarkint, a été libéré”，2018 年 2 月 12 日，可查阅：<http://www.rfi.fr/afrique/20180212-baba-ould-cheikh-maire-tarkint-mali-liberation>。

¹⁰¹ 2018 年 3 月 7 日与秘密消息人士的会面。

¹⁰² 与亲身参与绑架案的秘密消息人士的会晤；根据自称阿拉伯撒哈拉威民主共和国的前国防部长穆罕默德·拉明·布哈利(Mohamed Lamin El Bouhali)2012 年 8 月 11 日给西班牙报纸 ABC 的一份声明，应该约有 25 名撒哈拉威人加入了马里，其中 10 人来自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14 人来自西非统一和圣战运动，其中包括阿布·瓦利德；见 Luis De Vega, “El Polisario reconoce que hay saharauis alistados en Al-Qaida del Magreb”, *ABC España*, 2012 年 8 月 11 日，可查阅：<https://www.abc.es/20120811/espana/abci-polisario-alcqaida-20120811729.html>。

调工作。¹⁰³ 这些报告还显示，塔拉塔伊的清真寺宣扬十分严苛的伊斯兰教义，影响全乡的社会行为，这与国际部队观察到的情况相符。¹⁰⁴

82. 2018 年 3 月 1 日，达乌萨克拯救阿扎瓦德人民运动军官阿尔哈德尔·阿格·阿吉迪德在塔拉塔伊市场遭伊卡拉伊杀害。达乌萨克拯救阿扎瓦德人民运动发表了一份谴责暗杀事件的公报，几小时后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发表了公报，称阿吉迪德是在攻打协调会位于塔拉塔伊市场的阵地时被协调会成员打死的，证实了达乌萨克拯救阿扎瓦德人民运动第二份公报所述，即协调会对事件负责。¹⁰⁵

83. 2018 年 2 月 2 日，据报布巴率领大撒哈拉伊斯兰国两辆汽车和若干摩托车袭击了塔拉塔伊以东 20 公里的伊努拉内(Inouélane)村。袭击造成五名平民身亡，包括一位名叫提吉特(Tidjit)的达乌萨克知名穆拉比特。但萨拉赫·阿格·艾哈迈德在接受当地媒体访谈时宣称该事件属于复仇杀人，而非恐怖主义行动，起因是伊努拉内的达乌萨克人暗杀了一名富拉尼人。¹⁰⁶

84. 塔拉塔伊地区的另一特点是针对加入谈判进程的武装团体的车辆使用简易爆炸装置事件，这种非对称军事技术通常只对国际部队使用。¹⁰⁷ 2018 年 5 月 8 日在安沙瓦吉市的阿希纳，一名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指挥官在其车中遭到简易爆炸装置袭击身亡。2018 年 7 月 1 日，一辆达乌萨克拯救阿扎瓦德人民运动车辆在塔拉塔伊村中心触发简易爆炸装置，造成 4 名战斗人员身亡，3 人受伤。杰伯克以东 40 公里的阿希纳村是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的阵地，

¹⁰³ 2017 年 11 月 24 日和 2017 年 12 月 22 日的机密报告显示，从马里武装部队叛逃的伊斯兰捍卫者组织梅纳卡卡提巴领导人马利克·阿格·瓦纳斯纳特上校(又称阿布·塔伊卜)也负责与大撒哈拉伊斯兰国联络，特别是负责与因代利曼地区的苏丹·乌尔德·巴迪联络；他最后一次和萨拉赫·阿格·艾哈迈德会面是在 2017 年 12 月阿尔加巴斯访问塔拉塔伊和梅纳卡期间。阿格·瓦纳斯纳特于 2018 年 2 月 14 日利剑行动期间在廷扎瓦滕身亡，行动期间约有 20 名据称的“支持伊斯兰和穆斯林”组织成员被解除武装。法国国防部 2018 年 2 月 14 日发布的新闻公报，“Barkhane : mise hors de combat d'une vingtaine de terroristes au Nord Mali”，可查阅：<https://www.defense.gouv.fr/operations/operations/sahel/actualites/barkhane-mise-hors-de-combat-d-une-vingtaine-de-terroristes-au-nord-mali>。根据“支持伊斯兰和穆斯林”组织在 2018 年 3 月 2 日瓦加杜古复合式袭击后发表的公报，以下“支持伊斯兰和穆斯林”组织指挥官在法国策划的行动中身亡：穆拉比通组织领导人穆罕默德·乌尔德·努伊尼(别名哈桑·安萨里)、前布吉撒(Boughessa)市市长阿卜杜拉·阿格·乌法塔(别名阿布·奥马尔)、西迪·穆罕默德·阿格·乌加纳(别名阿布·哈比卜)、马西尼卡提巴指挥官谢赫·阿布·艾哈迈德·富拉尼和阿尔及利亚国民塔里克·苏菲，据 Menastream 报道(见 <https://twitter.com/menastream/status/970255650138869761?lang=fr>)。

¹⁰⁴ 同国际部队在基达尔的会面，2018 年 5 月 13 日。

¹⁰⁵ 附件七载有三份公报。

¹⁰⁶ Journal du Mali, “Talataye: vivre dans la peur”, 2018 年 2 月 15 日，可查阅：<https://www.journaldumali.com/2018/02/15/talataye-vivre-peur/>。

¹⁰⁷ 在恐怖主义武装团体和加入谈判进程的武装团体的近期冲突中，据报该战术、方法和步骤仅使用过一次：2018 年 1 月 10 日在基达尔，对阿扎瓦德运动安全协调会(Coordination sécuritaire des mouvements de l'Azawad)高级指挥官、民解运动反恐工作队成员阿赛达·阿格·穆斯塔法的车辆使用了简易爆炸装置，这名指挥官与另外 11 位民解运动成员一起被列入伊斯兰捍卫者组织张贴于基达尔市、日期为 2017 年 12 月 10 日的追杀名单(首份名单于 2017 年 10 月 22 日张贴)；传单副本存档于秘书处。

由哈比卜·阿格·塔拉希特指挥，2017年12月村庄两度遭到袭击。¹⁰⁸ 2018年1月29日，杰伯克的国际部队观察到，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正在为组织反攻准备大约20辆武装皮卡。¹⁰⁹

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领导人2017年12月提代尔梅内、塔拉塔伊和梅纳卡之行

85. 根据详细的机密报告，¹¹⁰ 阿尔加巴斯·阿格·因塔拉于2017年12月5日离开基达尔，其车队由23辆车组成，包括一些装载重机枪的皮卡车。车队没有按照安全问题技术委员会关于重型武器和车队的规定向驻基达尔的国际部队通报(见第47段)。

86. 这些报告还显示，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秘书长于12月6日在首站提代尔梅内停留，12月7日在塔拉塔伊停留，与两地地方当局、武装团体代表和恐怖主义武装团体成员会面。

87. 2017年12月8日，车队最终抵达梅纳卡市附近，共有约65部车辆。据推测，增加的车辆属于来自不同团体、反对达乌萨克拯救阿扎瓦德人民运动的达乌萨克人，应该是在塔拉塔伊和提代尔梅内加入车队。

88. 阿尔加巴斯带着23部车辆组成的车队进入梅纳卡市，将约40辆车留在市郊，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和达乌萨克拯救阿扎瓦德人民运动认为此举意在威慑他们各自的选区。¹¹¹ 作为回应，加穆将军和穆萨·阿格·阿沙拉图曼没有出席地方当局召开的会议，大区区长、梅纳卡议会事务部长和临时当局主席也没有到会。在返回基达尔的路上，车队再次在塔拉塔伊停留。在没有通知马里稳定团的情况下，由38辆车组成的车队于12月12日抵达基达尔，其中一些车辆载有12.7毫米口径的机关枪。

89. 尽管据称在阿尔加巴斯2017年12月访问梅纳卡大区并据报与恐怖主义武装团体成员会面后开始执行共同战略，但专家小组没有找到记录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和恐怖主义武装团体在梅纳卡和加奥大区存在联系的证据。

B. 通布图和陶代尼大区

90. 通布图和陶代尼大区聚居着凯尔安泰萨尔图阿雷格(Kel Antessar Tuareg)部落(外加古尔马和贝尔的因加德人和伊姆沙人)、来自贝拉比什(Bérabiche)社区的阿

¹⁰⁸ 根据大撒哈拉伊斯兰国萨拉赫丁卡提巴2018年6月23日和24日发布的两则社交媒体视频，2017年12月10日和22日在阿希纳村实施的针对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的袭击是出于对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拯救阿扎瓦德人民运动反恐行动的回应。见 Menastream 帖子，可查阅：<http://menastream.com/katiba-salaheddine-response-to-aggression/>。

¹⁰⁹ 未标明时间的机密报告。

¹¹⁰ 2017年12月11日和2018年1月13日的机密报告。

¹¹¹ 2018年6月15日与拯救阿扎瓦德人民运动和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代表在巴马科的会面。

拉伯人(外加少数群体孔塔阿拉伯人)、贝拉人、富拉尼人以及主要来自桑海族群的定居民族。后者主要生活在尼日尔河沿岸和主要的城市中心。

陶代尼

91. 陶代尼大区是阿拉伯人的土地，一些图阿雷格部落生活在大区南部，桑海人会根据季节来陶代尼挖盐。¹¹² 陶代尼大区的地缘政治主要涉及对通往摩洛哥、毛里塔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的贸易路线的控制，这些路线历来由贝拉比什人控制。¹¹³ 据报，陶代尼北部还有撒哈拉威商人，特别是在采盐季节。

92. 就影响力而言，该大区主要是以下三个加入谈判进程的武装团体的势力范围：

- 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纲领会，由萨拉姆乡乡长兼陶代尼临时当局第二副主席穆罕默德·塔希尔·乌尔德·哈吉(人称塔希尔，阿拉伯人，乌拉德布汉达派)领导，设在阿提拉村(通布图以北 13 公里)
- 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纲领会，由艾哈迈德·乌尔德·西迪·艾哈迈德(人称伯达或布达)领导，设在利克拉卡尔(通布图以北 20 公里)
- 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由马里军队叛逃者侯赛因·乌尔德·莫克塔尔上校(人称古拉姆上校)领导，以贝尔为基地，占据着阿古尼萨拉姆乡的行政职位

93. 艾哈迈德·阿格·加里亚(因加德部落)和穆罕默德·阿卜杜拉赫曼(图阿雷格酋长)是民解运动在陶代尼的正式代表。

通布图

94. 在通布图，武装团体的历史动态十分复杂，其特点是分歧严重、结盟关系不断变换以及各自为政。目前情况如下：

- 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设在贝尔，政治领导人为乌尔德·西达蒂，军事指挥官为古拉姆
- 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纲领会：由穆罕默德·乌尔德·杰伊德上校指挥，在莱内卜(Lerneb)、莱雷、哈西-拉比亚(Hassi-Labia)(与毛里塔尼亚交界)和北古尔马驻有有限力量
- 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设在科伊古马，领导人为艾哈迈德·阿格·阿卜杜拉(通布图圣战统治期间担任贡达姆的卡迪，

¹¹² 陶代尼盐矿位于通布图以北 650 公里，1585 年起开采至今，见 J. Clauzel, “L’exploitation des salines de Taoudenni” (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大学，撒哈拉研究，1960 年)。

¹¹³ 18 世纪以来，孔塔人和托尔梅兹人结盟，一直与贝拉比什人争夺陶代尼的食盐贸易，除此之外，另一项利润颇丰的贸易是摩洛哥烟草；Rita Aouad-Badoual “Réseaux d’échange des maures bérabishs de l’azaouad à l’époque coloniale”, in Touaregs et autres sahariens entre plusieurs mondes, Institut de recherches et d’études sur le monde arabe et musulman, “Touaregs et autres sahariens entre plusieurs mondes” (1996 年，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

现为通布图临时当局成员); 指挥官为阿卜杜拉·阿格·艾哈迈杜(人称阿马); 据称在法塔卡拉和埃班马兰(Eban Malane)还有基地

- 阿扎瓦德正义大会-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 位于加尔冈多, 在法拉什和拉泽尔马亦有驻军, 指挥官为阿尔加巴斯·阿格·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上校(凯尔安泰萨尔人, 人称阿巴斯上校); 阿扎瓦德正义大会最初是从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分裂出来的小派别, 2018 年 3 月 31 日扎赫罗社区会议后重新加入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 领导人是凯尔安泰萨尔部落首领阿卜杜勒·马吉德·阿格·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人称纳赛尔)¹¹⁴
- 阿扎瓦德正义大会-协议运动协调会: 从阿扎瓦德正义大会中分裂出来的小派别, 由前部长哈马·阿格·穆罕默德领导,¹¹⁵ 在埃伦特耶夫(通布图以东 70 公里)有驻军
- 阿扎瓦德人民联盟-协议运动协调会: 从民解运动分裂出来的小派别, 由穆罕默德·奥斯曼·阿格·穆罕默杜恩领导, 阿尔卡苏姆·阿格·阿卜杜拉耶担任军事指挥, 正式驻地为松皮, 但在埃谢尔(Echel)有大量驻军, 在阿沙拉内(Acharane)和祖埃拉(Zouéra)也有驻军
- 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纲领会: 曾是古尔马主要的武装团体, 由古尔马拉鲁省议会主席穆罕默德·优素福·阿格·加勒斯领导
- 第二抵抗爱国运动和力量协调会: 从纲领会分裂出来的小派别, 主要为定居民族和富拉尼人, 其武装分子控制尼日尔河沿岸村庄的检查站。在姆布纳(宾塔贡古以西 25 公里)和莱雷也设有基地。总指挥是前甘达伊佐领导人穆罕默德·阿塔尤卜·西迪贝(Mohamed Atayoub Sidibé)。主要与阿扎瓦德人民联盟的凯尔·拉扎夫和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科伊古马分会对接

95. 在通布图和陶代尼大区活动的主要恐怖主义武装团体是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富尔甘(Al-Furqan)卡巴提。据报, 该卡巴提主要设在法吉宾湖以北的瓦斯拉地区。¹¹⁶ 自 1990 年代以来, 瓦斯拉的阿拉伯派就与阿尔及利亚圣战者有联系, 尽管乌拉德·伊德里斯也有一些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重要成员, 例如

¹¹⁴ 凯尔安泰萨尔部落新任首领在其叔父穆罕默德·迈赫迪·阿格·阿塔希尔·安萨里死后于 2015 年当选, 自提名首领以来一直试图在通布图大区不同族群巩固个人权力。纳赛尔还是阿扎瓦德正义大会阿巴斯上校的兄弟。

¹¹⁵ 专家小组于 2018 年 6 月 26 日在努瓦克肖特与哈马·阿格·穆罕默德会晤, 后者确认没有参加协议运动协调会的成立大会。他还明确表示不承认指定的首领, 即 2014 年 12 月 28 日去世的前任首领的侄子纳赛尔的权力。相反, 协议运动协调会组织选举了前任首领的大儿子、身处毛里塔尼亚的穆罕默德·阿塔希尔·阿格·穆罕默德·迈赫迪·安萨里担任异议首领。自 2015 年 2 月起, 后者还担任拯救阿扎瓦德人民运动成员, 该组织是协议运动协调会的一个小武装团体, 曾在内伯基特(通布图以西 20 公里)设有基地。

¹¹⁶ 2018 年 4 月 1 日与国际部队在通布图的会面。

取了一名莱内卜女子的穆赫塔尔·贝尔穆赫塔尔。该卡巴提部队经常移动，在整个陶代尼大区 and 通布图大区令人生畏，影响巨大。

96. 在古尔马，阿尔曼苏尔·阿格·阿尔卡苏姆领导的恐怖主义武装团体(人称 AAA 卡提巴)的主要成员是像他一样的前西非统一和圣战运动的阿拉伯人、富拉尼人和伊姆沙图阿雷格和因加德人。据信，他来自曼迪阿科伊(位于拉鲁以西 40 公里的塞雷雷乡)。¹¹⁷ 该团体可为把“支持伊斯兰和穆斯林”组织位于马里中部、通布图大区、加奥大区、基达尔大区和梅纳卡大区的各部分联系在一起发挥关键作用。¹¹⁸

阿扎瓦德人民联盟-协议运动协调会崛起

97. 图阿雷格族拉扎夫(Kel Razza)派系的穆罕默德·奥斯曼·阿格·穆罕梅东(Mohamed Ousmane Ag Mohamedoune)于 2015 年 5 月 15 日签署《协议》，随后接手领导阿扎瓦德人民联盟这个从民解运动分列出来、在贝尔的小派别。¹¹⁹ 阿扎瓦德人民联盟最初以阿沙拉纳(Acharane)为基地，随后在松皮建立了正式的主要基地，占据了位于村庄东部入口处的县长办公室旁边的建筑物，并派人把守所有出入口检查站。

98. 穆罕默德·奥斯曼也作为马里发展共识党团在通布图的代表参与政治，¹²⁰ 他一直积极阻碍《和平与和解协议》在通布图大区和加奥大区的执行，并在该地区与拯救阿扎瓦德人民运动的沙曼纳斯(Chamanamas)部落分支(拯救阿扎瓦德人民运动-C)结成联盟。他成功地强行使协议运动协调会加入《协议》所建立的不同机制，特别是加奥行动协调机制和解除武装、复原和重返社会进程(见第 26 段)。协调会代表向专家小组谴责这一情况，认为这是将第四方引入《协议》并进一步削弱协调会现实意义的一种策略。¹²¹

99. 在通布图，穆罕默德·奥斯曼促成了对胡卡·阿格·侯赛尼(Houka Ag Alhousseini)的改造，后者被称为胡卡·胡卡(Houka Houka)，来自泰特(Kel Tet)派系，在圣战运动统治时期曾任卡迪。胡卡·胡卡居住在祖埃拉，正式工作是教师。

¹¹⁷ 据报，阿尔曼苏尔的许多家庭成员是哈姆扎科马斯市、塞雷雷乡和曼迪阿科伊村的选任官员和酋长；2018 年 3 月 17 日与秘密消息人士在巴马科的会面；2018 年 4 月 1 日与秘密消息人士在通布图的会面；2018 年 6 月 7 日与秘密消息人士在巴马科的会面；2018 年 6 月 19 日与秘密消息人士在通布图的会面。

¹¹⁸ 两个较小的卡提巴(一个主要为富拉尼人，据报是从 AAA 卡提巴中分裂出来的小派别，另一个由人称阿卜杜勒·哈基姆·阿尔·撒哈拉威的阿卜杜勒·哈基姆领导)可能活跃在与尼日尔交界的古尔马和布利凯西地区(杜安扎省)；2018 年 3 月 22 日机密报告。

¹¹⁹ 与穆罕默德·奥斯曼的会晤，2018 年 2 月 19 日，巴马科。

¹²⁰ Maliweb, “Soutien à la candidature d’IBK: Un proche encombrant du ministre Poulo”, 2018 年 4 月 12 日，可查阅：<https://www.maliweb.net/politique/soutien-a-la-candidature-dibk-un-proche-encombrant-du-ministre-poulo-2750261.html>。

¹²¹ 协调会的几名受访者指责穆罕默德·奥斯曼受到马里国家安全部门操纵；与协调会高级官员的会晤，2018 年 2 月 12 日和 5 月 4 日，巴马科；与地方当局的会晤，2018 年 4 月 2 日，通布图；与协调会领导人的会晤，2018 年 6 月 12 日和 13 日，基达尔。

祖埃拉在通布图大区因其每周集市(“foire”)而闻名,经常被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用作展示被砍下的人头和散发威胁传单以恐吓民众的平台,¹²²主要针对的是来自邻近的加尔冈多和法拉什的阿扎瓦德正义大会——协调会领导人。¹²³ 胡卡·胡卡还参加了 2018 年 4 月 28 日至 30 日在蒂纳乌克尔(Tinaouker)举行的协议运动协调会成立大会,并为此表示祝福。¹²⁴

100. 2018 年 5 月 27 日至 6 月 10 日,阿扎瓦德人民联盟将约 50 名战斗人员和 8 辆汽车部署在位于通布图西南 20 公里通往贡达姆的道路干线上的拯救阿扎瓦德人民运动前基地内布基特(Nebkit),以迫使其加入新成立的通布图行动协调机制。¹²⁵ 编写本报告时,他们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¹²⁶

涉及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成员的暗杀和死亡威胁

101. 在专家小组任务期间,一些地方领导人和马里政府代表或马里国防和安全部队成员被杀害:

- 5 名马里国民警卫队队员,其中 4 人在戈西被暗杀(1 人名叫齐亚德·阿格·易卜拉欣,据报与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关系密切,于 2017 年 9 月 16 日被暗杀,1 人于 2017 年 11 月 6 日被暗杀,2 人于 2018 年 2 月 4 日在市场上被暗杀),第 5 名死者名叫马马·乌尔德·穆莱·古巴,于 2017 年 11 月 8 日在伊纳迪亚塔法内(Inadiatafane)被暗杀
- 哈马达·阿格·穆罕默德,他是伊穆恰格(Imouchagh)部落成员,2018 年 5 月 16 日在其位于廷哈布(Tinhabou)(杜安扎东北 50 公里)的家中被杀害
- 优素福·阿格·努赫(Youssef Ag Noh),他是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的指挥官,被称为阿哈勒肖赫(Akhalchoch),2018 年 4 月 15 日在戈西的一个机械车库中被杀害
- 哈萨内·阿格·易卜拉欣(Alhassane Ag Ibrahim),他是维内尔登(Ouinerden)副县长,2018 年 4 月 29 日在其位于戈西的家中被杀害

¹²² 机密报告,2018 年 3 月 4 日。

¹²³ 2017 年 12 月 10 日,阿扎瓦德正义大会在法拉什的领导人阿布·阿格·乌贝达塔(Abou Ag Oubeidata)(也称为阿巴·胡贝达塔·阿格·阿马卢(Aba Houbaydata Ag Amalou))与另外 3 名阿扎瓦德正义大会战斗人员和 4 名平民(集市商贩)被打死,“支持伊斯兰和穆斯林”组织声称对这次袭击负责。这一恐怖主义武装团体在其公报中声称,乌贝达塔正在与国际部队密切合作(法拉什以东的山区可能被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用作藏身地)。至少自 2016 年 5 月 11 日以来,在法拉什和加尔冈多的阿扎瓦德正义大会领导人不同程度地一直是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目标,最严重的事件包括:2016 年 8 月 23 日,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占领了法拉什一个晚上;2017 年 4 月 8 日,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袭击了阿扎瓦德正义大会在加尔冈多的主要基地,打死了村长和 5 名阿扎瓦德正义大会战斗人员。

¹²⁴ 与协议运动协调会代表的会晤,2018 年 6 月 20 日,加奥。

¹²⁵ 见附件八中的阿扎瓦德人民联盟部队照片。

¹²⁶ 与马里稳定团官员的电子邮件通信,2018 年 7 月 10 日。

102. 这些杀戮事件的发生有着非常具体的背景，即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纲领会和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于 2018 年初撤出了古尔马北部(主要位于阿格拉勒至加鲁斯的公路上)和伊纳迪亚塔法内(Inadiatafane)的全部有人把守检查站。¹²⁷ 虽然在社交网络上流传的一份手写公报声称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实施了一些暗杀，¹²⁸ 但古尔马北部加入谈判进程的武装团体面临的大部分军事压力都是 AAA 卡提巴造成的。

103. 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领导人穆罕默德·优素福·阿格·加勒塞(Mohamed Issouf Ag Gallese)的两个儿子阿塔卡(Attaka)和纳赛尔(Alnasser)在过去几个月里离开了戈西，据称是为了防止可能的暗杀。¹²⁹ 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在古尔马的领导人经常收到针对与马里国防和安全部队及国际部队合作的个人的死亡威胁。其中许多威胁是由一名图阿雷格裔(伊福加斯/伊雷亚坎(Ifoghas/Kel Ireyakkan))牧师哈马拉·阿格·阿兹巴伊(Hamala Ag Azbay)通过短信应用程序传播的，此人位于阿尔及利亚提米奥温(Timeiaouine)。¹³⁰

104. 专家小组还获得录像片段，显示一名隶属于古尔马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高级代表的部落成员如何受到 3 名武装人员的人身威胁，专家小组获悉这些武装人员是 AAA 卡提巴的成员，其面部被图阿雷格族传统面纱(tagelmust)遮盖。几周后，这名官员据报公开宣布已经退出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加入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¹³¹

在古尔马大区发生的从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叛逃至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的情况

105. 除上文第 67 段所述梅纳卡的叛逃情况外，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自豪地通报了 2018 年 4 月和 5 月古尔马大区新的叛逃信息，除上文第 104 段报告的一起事件外，主要是从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叛逃。¹³²

106. 专家小组获得了签名文件，其中宣布共有 22 起从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叛逃至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的事件，具体如下：

¹²⁷ 另有报告称，离开古尔马的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武装分子实际上首先在梅纳卡大区重新部署。然而，自 2018 年 6 月以来，他们没有正式参与马里武装部队和“新月形沙丘”行动部队在古尔马开展的“Bani Fonda”行动；与“新月形沙丘”行动部队驻马里代表的会晤，2018 年 6 月 13 日，巴马科。

¹²⁸ 2018 年 5 月 23 日在 Menastream 发布的公报，可查阅：<https://twitter.com/MENASTREAM/status/999463727287107585>。

¹²⁹ 与秘密消息人士的会晤，2018 年 6 月 7 日，巴马科。

¹³⁰ 专家小组两次打算前往阿尔及利亚，讨论此事及其他议题；见第 5 段。来自哈马拉的音频信息存档于秘书处。

¹³¹ 专家小组认为，关于这一案件的更多细节可能危及其秘密消息来源；与秘密消息人士的会晤，2018 年 6 月 7 日，巴马科。录像片段和会晤的联系记录存档于秘书处。

¹³² 这些叛逃事件大多在国家媒体上报道，并在该组织的官方脸书页面上进行了宣传，可查阅：<https://www.facebook.com/almou.agmohamed/posts/1697686780285889>。

- 2018 年 4 月 24 日塞雷雷农村市镇 13 人叛逃，其中包括塞雷雷镇长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侯赛尼和曼苏尔(Almansour)据报出生地马迪耶科伊(Madiakoye)的村长
- 2018 年 5 月 15 日两名在阿格拉勒的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领导人叛逃，包括被称为阿巴巴的拉菲亚市长第二副手阿卜杜勒·马利克·阿格·吉马(Abdoul Malick Ag Rhima)和穆罕默德·赫尔·阿格·穆罕迈丁(Mohamed Alher Ag Mohamedine)
- 也是在 2018 年 5 月 15 日，还有其他 7 人叛逃，其中包括戈西市长穆萨·阿格·穆内(Mossa Ag Almouner)和哈里博莫市长穆罕默德·埃尔梅蒂·阿格·吉萨(Mohamed Elmedi Ag Rhissa)，后者被称为因福尼亚(Infonia)¹³³

107. 这些叛逃事件可能与协议监测委员会关于古尔马临时当局任命的封锁有关。

阿扎瓦德人民联盟参谋长参与在松皮发生的针对马里武装部队的恐怖主义袭击

108. 2017 年 10 月 24 日晚上 11 时 30 分左右，被称为“采石场”(la carrière)的马里武装部队临时军营遭到来自营地南部(来自松皮)的一小群攻击者的袭击，该军营位于松皮以北 2 200 米，目的是保护通布图至尼奥诺公路第二号路段的修建。¹³⁴ 来自设在通布图的第六联合兵种战术集群“法鲁克”的两名马里武装部队士兵被打死，¹³⁵ 1 人受重伤，建筑公司 SOGEA/SATOM 承包给当地承包商的 21 辆卡车被毁。¹³⁶ 这一事件造成公路修建中断，这条公路是欧洲联盟资助的主要基础设施项目之一，旨在改善马里北部的通行状况，¹³⁷ 修建工作在编写本报告时尚未恢复。这一事件还导致所有当地雇员被解雇。¹³⁸

¹³³ 因福尼亚(Infonia)还代表加鲁斯市长阿塔·阿格·胡德(Atta Ag Houd)签署了声明。

¹³⁴ 与秘密消息人士的会晤，2018 年 6 月 19 日，通布图；见附件九中的松皮地图和于 2017 年 10 月 27 日(第一次袭击之后 3 天)获得的马里武装部队营地卫星图像。

¹³⁵ 在经过欧洲联盟马里培训团培训后，目前部署了 8 个联合兵种战术集群部队。

¹³⁶ 秘密消息人士向专家小组报告说，大部分马里武装部队士兵能够及时逃离营地，卡车极有可能被袭击造成的大火烧毁，但最昂贵的道路修建专用设备没有受损，这表明袭击者很有可能无意停止修建道路，而“支持伊斯兰和穆斯林”组织的公报甚至没有提到这一点；与秘密消息人士的会晤，2018 年 6 月 21 日，巴马科；见阿扎瓦德人民联盟脸书页面上公布的被烧毁卡车的照片，可查阅：<https://www.facebook.com/azawad.cpa/posts/1953465368228269>。

¹³⁷ 从贡达姆到通布图的道路第三部分(第三号路段)以及从贡达姆到迪雷的辅路段于 2017 年 1 月 17 日动工；见欧洲联盟，“Construction de la route de Niono-Tombouctou: réception provisoire des travaux du tronçon Niafunké-Tombouctou et de la bretelle Goundam-Diré”，2017 年 1 月 26 日，可查阅：https://eeas.europa.eu/delegations/mali/19307/construction-de-la-route-de-niono-tombouctou-reception-provisoire-des-travaux-du-troncon_fr。

¹³⁸ Maliweb, “Axe Niono-Gomacoura-Tombouctou: La Sogea-Satom licencie plus de 306 agents”，2017 年 11 月 21 日，可查阅：<https://www.maliweb.net/societe/axe-niono-gomacoura-tombouctou-sogea-satom-licencie-plus-de-306-agents-2675162.html>。

109. 2018 年 1 月 27 日晨祷期间, 大约 5 时 30 分, 同一营地再次遭到来自两个方向(北方和南方)的一大群攻击者的袭击, 估计约有 30 人。他们迅速占领了营地周围的防御阵地, 特别是装有 12.7 毫米机枪并有沙袋保护的瞭望塔。理论上约有 70 名马里武装部队士兵执勤, 其中约 17 人被打死, 20 人受伤。¹³⁹ 大量武器、军事装备和车辆被缴获, 其中包括 6 辆马里武装部队卡车。攻击者在遭到“新月形沙丘”行动部队攻击直升机的攻击后逃离现场, 前往松皮以南 20 公里的阿塔拉地区。

110. “支持伊斯兰和穆斯林”组织声称对这两次袭击负责。¹⁴⁰ 该组织还声称其 4 名士兵在第二次袭击中被打死,¹⁴¹ 并发布了一段长篇宣传录像, 内容包括松皮袭击的片段,¹⁴² 其中出现了被称为海得拉·马格里比的前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军事指挥官赛义德·代格代德(Saïd Degded), 此人于 2018 年 3 月 31 日在瓦斯拉(Alwasra)地区被“利剑”(Sabre)行动打死。¹⁴³ 这次行动可能由从马里武装部队叛逃的巴·阿格·穆萨上校策划, 他是伊斯兰捍卫者组织的军事指挥官, 也是伊亚德·阿格·加利的亲密助手。¹⁴⁴ 据报告, 2017 年底和 2018 年 1 月, 他在与毛里塔尼亚接壤的瓦加杜森林和楠帕拉地区以及在尼亚丰凯非常活跃。¹⁴⁵

¹³⁹ 7 名受重伤的马里武装部队士兵被“新月形沙丘”行动部队转移到加奥; 见法国国防部, “Barkhane : évacuation sanitaire au profit des forces armées maliennes”, 2018 年 2 月 6 日, 可查阅: <https://www.defense.gouv.fr/operations/operations/actualites/barkhane-evacuation-sanitaire-au-profit-des-forces-armees-maliennes>。

¹⁴⁰ “支持伊斯兰和穆斯林”组织于 2017 年 10 月 26 日发布公报, 除其他外, 声称对 10 月 24 日松皮营地袭击事件负责; “支持伊斯兰和穆斯林”组织的 al-Zallaqa 媒体基金会于 2018 年 1 月 29 日在 Telegram 上公布了 6 份公报, 声称对 1 月 27 日松皮袭击事件负责, 并展示了缴获的武器、装备和车辆的照片。

¹⁴¹ 2 人为阿拉伯裔, 1 人为图阿雷格人, 1 人为富拉尼人。秘密消息人士报告说, 另有 4 名袭击者在向埃谢勒(Echel)方向移动以撤退到松皮以北的藏身处时被“新月形沙丘”行动部队打死; 与秘密消息人士的会晤, 2018 年 6 月 19 日, 通布图。另 4 名袭击者中有 1 人来自松皮; 与秘密消息人士的会晤, 2018 年 6 月 21 日, 巴马科(如脚注 136 所述)。

¹⁴² 从松皮袭击录像片段中提取的截图见附件十。

¹⁴³ “支持伊斯兰和穆斯林”组织 2018 年 4 月 20 日发布公报称对 2018 年 4 月 14 日针对马里稳定团特大营地的复合式袭击事件负责, 并称古泰拜·安萨里(Qutayba al-Ansari)和谢赫·阿布·阿卜杜拉·艾哈迈德·欣基提(Sheikh Abu Abdullah Ahmed al-Shinqiti)也在法国部队的同一次行动中被打死。

¹⁴⁴ 与秘密消息人士的会晤, 2018 年 3 月 29 日, 莫普提; 2017 年 3 月 12 日的机密报告; 与秘密消息人士的会晤, 2018 年 3 月 30 日, 通布图; 与前叛军指挥官的会晤, 2018 年 3 月 30 日, 通布图; 与秘密消息人士的会晤, 2018 年 6 月 19 日, 通布图; 巴·阿格·穆萨是混血儿(富拉尼人和图阿雷格族伊福加人), 他可能一直担任伊斯兰捍卫者组织与在莫普提大区和瓦加杜森林(塞古大区以北)活动的富拉尼人卡提巴之间的联络人, 招募富拉尼人, 并传递来自伊亚德·阿格·加利的指示。在 2018 年 1 月 25 日袭击尤瓦鲁(莫普提大区, 松皮营地以南 50 公里)的马里武装部队营地失败后, 这两人可能还参加了松皮的第二次袭击。

¹⁴⁵ 巴·阿格·穆萨于 2018 年 2 月 14 日在廷扎瓦滕的“利剑”行动期间受伤, 自此之后通布图地区没有关于其活动的报告; 与秘密消息人士的会晤, 2018 年 5 月 12 日, 基达尔。

111. 专家小组从几个独立来源收集了可靠资料,表明阿扎瓦德人民联盟军事指挥官阿勒卡苏姆·阿格·阿卜杜拉耶(Alkassoum Ag Abdoulaye)也亲自参加了 2017 年 10 月 24 日和 2018 年 1 月 27 日针对马里武装部队营地的两次袭击。¹⁴⁶

112. 阿勒卡苏姆·阿格·阿卜杜拉耶¹⁴⁷ 是马里武装部队的叛逃者,军衔为下士,来自松皮以东 8 公里的卡苏姆(Kassoum)村。2016 年 9 月 22 日,他被重新任命为阿扎瓦德人民联盟参谋长,¹⁴⁸ 并在 2018 年 4 月 28 日至 30 日在蒂纳乌克尔(Tinaouker)举行的协议运动协调会成立大会期间被任命为协议运动协调会军事参谋长因塔拉·阿格·阿赛义德(Intalla Ag Assayid)(拯救阿扎瓦德运动-C)的第二副手。他可能与阿扎瓦德人民联盟在阿德尔马兰(Adermalane)市镇的军事指挥官坦托·阿格·哈塔耶(Tanto Ag Hattaye)关系密切,后者也称为哈曼·塔耶(Haman Taye)。¹⁴⁹

113. 阿勒卡苏姆可能在与莫普提大区的卡提巴进行协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与楠帕拉地区哈米德·艾哈迈德·阿格·阿卜杜拉耶领导的卡提巴和活跃在阿塔拉地区(位于松皮以南 20 公里,尤瓦鲁以北 30 公里,尼日尔河沿岸)的哈桑·迪亚洛领导的卡提巴的协调方面,袭击者在对松皮附件马里武装部队营地的两次袭击之后都撤往这些地区。迪亚洛领导的卡提巴可能为拉扎夫(Kel Razzaf)派系拥有的牛群提供保护,这些牛群主要在莫普提大区的河漫滩地(bourgoutières)放牧,并归阿格·阿卜杜拉家族所有(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科伊古马(Koyguma)分部)。¹⁵⁰ 2017 年,大部分的季节性游牧事务由活跃在莫普提北部地区的不同卡提巴处理,费用比以往支付给政府官员和土地营运者(dioros)的价格几乎低了两倍,后者历来对富拉尼人社群的牧场进行管理。¹⁵¹

114. 松皮地区还发生了 3 起针对马里国防和安全部队及国际部队的简易爆炸装置事件。2017 年 11 月 6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松皮与马里武装部队营地之间的公路上,一个简易爆炸装置击中了马里武装部队的一辆汽车,该车属于马里总理警卫队,当时正行驶在正式访问的路线上。后来在附近发现并拆除了另一个简易爆炸装置,导致总理对该地区的访问推迟了一天。2018 年 2 月 26 日,一个简易爆

¹⁴⁶ 与秘密消息人士的会晤,2018 年 3 月 30 日,通布图;与秘密消息人士的会晤,2018 年 4 月 1 日,通布图;与秘密消息人士的会晤,2018 年 6 月 19 日,通布图;与秘密消息人士的会晤,2018 年 6 月 21 日,巴马科;未注明日期的机密报告;2018 年 7 月 19 日的机密报告。

¹⁴⁷ 又称阿勒卡西姆(Alkasim)或阿勒卡苏姆·阿格·阿卜杜拉(Alkasoum Ag Abdallah)或阿格·阿卜杜拉希。

¹⁴⁸ 阿扎瓦德人民联盟于 2015 年吸纳了阿勒卡苏姆,担任福伊塔(与毛里塔尼亚接壤,位于莱雷西南 60 公里)的行动协调人,然后担任参谋长。见附件八中阿扎瓦德人民联盟在松皮组织阅兵的照片,阅兵式上约有 60 名作战人员和十几辆车,其中一些车辆装有机枪。

¹⁴⁹ 与秘密消息人士的会晤,2018 年 6 月 19 日,通布图。

¹⁵⁰ 与秘密消息人士的会晤,2018 年 3 月 30 日,通布图;与秘密消息人士的会晤,2018 年 5 月 6 日,巴马科。

¹⁵¹ 同上。

炸装置¹⁵² 在松皮郊区的一辆马里稳定团车辆上引爆，该车辆与阿扎瓦德人民联盟主要检查站和基地的可见距离为 1 150 米。¹⁵³

115. 在发生这些事件的同时，据报有一名简易爆炸装置专家出现在尼亚丰凯地区，此人名为莫克塔尔，是撒哈拉威裔。¹⁵⁴ 他已被确认为贝尔的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协调会成员，与通布图行动协调机制指挥官塞勒姆·贝基 (Salem Becki)(或 Beki)有关联。

116. 所获得的信息并不表明阿勒卡苏姆会基于意识形态采取行动；相反，据信他的主要动机可能是投机取巧地从马里武装部队劫掠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以便换取安全通行便利和对这两次袭击的支持。这种战略还可以解释为什么松皮地区反复发生袭击，包括在 4 个月时间里发生了 3 起简易爆炸装置事件和 2 起针对马里武装部队营地的袭击事件，尽管阿扎瓦德人民联盟派驻了大量人员。¹⁵⁵

五. 有组织犯罪

117. 根据第 2374(2017)号决议第 8(c)段，专家小组对各种形式的有组织犯罪进行了调查，重点是贩运麻醉品、人员和武器以及与对《协议》造成威胁者的联系。马里中部和北部的武装团体参与有组织犯罪，严重阻碍了《协议》的执行，在涉及加入谈判进程的武装团体分子之间的竞争或导致他们以暴力挑战马里国家当局、马里稳定团和其他国际安全存在的情况下尤其如此。此外，有组织犯罪和侵犯人权行为往往重叠发生，特别是在人口贩运方面。

A. 贩运麻醉药品

数字和趋势

118. 马里的麻醉药品贩运涉及：硬性毒品，如可卡因以及“快克”可卡因和海洛因等衍生产品；软性毒品，即大麻药草或大麻脂；合成毒品，特别是消遣性药物曲马多和一些甲基苯丙胺；假冒药品。过去人们非常关注马里和西非在从拉丁美洲向欧洲转运可卡因方面所起的作用，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 2009 年的“可

¹⁵² 根据 2018 年 2 月 26 日存档于秘书处的一份机密报告称，该简易爆炸装置很可能是 PRBM3A1 型反坦克地雷，装载 5 至 10 公斤炸药。

¹⁵³ 关于简易爆炸装置和阿扎瓦德人民联盟检查站的确切位置，见附件十一。根据当地媒体报道，SOGEA/SATOM 公司的一辆承包卡车也于 2017 年 5 月 15 日在松皮附近撞上了一个简易爆炸装置，见 Maliweb, “Tombouctou: un camion saute sur une mine, le chauffeur blessé”, 2017 年 5 月 15 日，可查阅：<http://mali-web.org/nord-mali/tombouctou-un-camion-saute-sur-une-mine-le-chauffeur-blesse>。

¹⁵⁴ 与秘密消息人士的会晤，2018 年 6 月 19 日，通布图；莫克塔尔的一张照片存档于秘书处，并与相关会员国分享以供识别。

¹⁵⁵ 在向当地媒体发表的一份声明中，SATOM 的一名雇员将 2017 年安全局势的恶化与部署“法鲁克”联合兵种战术集群联系在一起，见 Maliactu, “Mali: attaque terroriste de Niafunké-Iyad a-t-il bénéficié d’une complicité interne?”, 2017 年 10 月 30 日，可查阅：<http://maliactu.net/mali-attaque-terroriste-de-niafunke-iyad-a-t-il-beneficie-dune-complicite-interne/>。

卡因航班”案，当时在加奥以北的沙漠中发现了一架烧毁的飞机，该飞机据信装运了多达 10 吨的可卡因。

119. 从缴获可卡因的数量来看，西非仍然是重要的中转点，但其地位已经远不如 10 年前那么重要。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称，在西非的可卡因缴获量从 1998 年的 0.8 吨增至 2007 年的 5.5 吨，此后降至 2010 年的 3.4 吨和 2015 年的 1.2 吨。¹⁵⁶ 在西非可卡因贩运高峰期，2007-2008 年期间估计有 47 吨可卡因经过该区域，但这一数字从 2015 年初到 2016 年中估计减至 23 吨。¹⁵⁷

120. 在马里，当局在 2017 年缴获了 5 公斤可卡因和 10 公斤海洛因，并在 2018 年缴获了 56 公斤“快克”可卡因。¹⁵⁸ 所有毒品都是在巴马科从乘坐国际航班抵达巴马科的毒骡子¹⁵⁹ 身上截获的。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缴获的毒品是否原打算通过马里北部转运。此外，这些毒品与参与马里北部冲突的任何行为体之间没有明确的联系。¹⁶⁰ 合成毒品也是如此，其中大多数是在巴马科缴获的。在马里北部的行动中，“新月形沙丘”行动部队发现敌方战斗人员持有麻醉品，但从未缴获任何麻醉品，因为此事不属于其任务范围。¹⁶¹

121. 关于加奥少数几次缴获合成毒品的情况，¹⁶² 专家小组无法将其与武装团体联系起来。国家警察麻醉品问题中央办公室的加奥当地官员向专家小组解释说，他一直在开展规模极小的行动来打击此类毒品的当地销售，但由于持续的恐吓而没有力量打击通过车辆贩运毒品的活动。¹⁶³

122. 大麻药草主要产自加纳，¹⁶⁴ 经科特迪瓦和布基纳法索贩运到马里，马里当局一直有所缴获，截至 2018 年 6 月缴获了超过 9 吨，高于 2017 年缴获的 3 吨。大麻药草主要用于马里当地消费，或继续向塞内加尔贩运，但不经过马里北部。

¹⁵⁶ 《2017 年世界毒品报告：植物制成的药物市场分析》，第 3 分册(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17.XI.6)。

¹⁵⁷ 安全理事会成员国的机密报告，2017 年 6 月，2018 年 5 月 16 日与专家小组分享。

¹⁵⁸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还提到马里当局在公路上缴获 1.8 公斤可卡因，但国家警察麻醉品问题中央办公室的数据中并未记录这次缴获，而且从这篇文章来看，缴获的发生地点并不清楚，见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萨赫勒的毒品贩运：马里和尼日尔的几次截获行动”，2017 年 9 月，可查阅：<http://www.unodc.org/westandcentralafrica/en/2017-09-mali-and-niger-drug-seizures.html>。

¹⁵⁹ 随身携带违禁品从事越境走私的人。

¹⁶⁰ 与国家警察麻醉品问题中央办公室的会晤，2018 年 6 月 7 日，巴马科。

¹⁶¹ 与“新月形沙丘”行动官员的会晤，2018 年 2 月 21 日，巴马科。

¹⁶² 包括 2017 年缴获的 15 500 粒曲马多、152 粒地西洋和 4 600 粒氯硝西洋。数据来自国家警察麻醉品问题中央办公室，2018 年 6 月 7 日与专家小组分享。

¹⁶³ 与国家警察麻醉品问题中央办公室官员的会晤，2018 年 6 月 19 日，加奥。

¹⁶⁴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称，大部分大麻药草贩运都是在其生产区域进行的。在西非，该区域最常被提及的大麻药草来源国或过境国是加纳(据 5 个国家报告)，其次是尼日利亚(据 3 个国家报告)。见《2018 年世界毒品报告：毒品市场分析》，第 3 分册(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18.XI.9)。

123. 与此相反，大麻脂主要产自摩洛哥，通过马里北部贩运到中东，途经尼日尔和阿尔及利亚等国。2010 年，据估计，摩洛哥三分之一的大麻脂产品通过萨赫勒贩运。¹⁶⁵ 据估计，摩洛哥每年生产大麻脂约 700 吨。¹⁶⁶ 历史上，大麻通过毛里塔尼亚进入马里的陶代尼大区，或者再向南经由莱内卜进入通布图大区。

¹⁶⁷

124. 与阿尔及利亚接壤的毛里塔尼亚东北角于 2010 年被宣布为军事区，此后控制不断加强，这可能减少了大麻走私。¹⁶⁸ 2017 年 9 月，毛里塔尼亚当局在该国最北端与阿尔及利亚边境沿线逮捕了大麻贩运者。这表明，经由毛里塔尼亚的走私活动仍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存在。¹⁶⁹ 毛里塔尼亚官员认为，控制措施已导致其余的贩运活动转移至与阿尔及利亚接壤的边境地区，使贩运者要不在阿尔及利亚一侧过境，要不在毛里塔尼亚一侧过境，有些贩运者也可能经由位于努瓦克肖特以北的努瓦迪布通行。通过后一条路线走私的大麻随后可能会在通布图进入马里，但专家小组没有关于通过这条路线贩运大麻或一般毒品的具体资料。在马里方面，鉴于大麻走私没有到达马里南部，当局在 2017 年或 2018 年没有缴获任何大麻脂。

125. 在摩洛哥，每公斤大麻脂价格视不同质量而在 400 至 800 美元之间，但在欧洲或中东的售价则在 2 000 至 4 000 美元之间。¹⁷⁰

在尼日尔缴获的大麻

12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唯一的缴获大量大麻脂事件发生在尼日尔。2018 年 6 月 13 日和 14 日晚，尼日尔当局在尼亚美缴获了 2.5 吨大麻脂，价值至少 500 万美元。大麻砖藏在水果箱和食品袋里。¹⁷¹

¹⁶⁵ Jean-Luc Peduzzi, “Le Maghreb dans son environnement régional et international: Physionomie et enjeux des trafics dans la bande sahélo-saharienne” (Programme Afrique subsaharienne, 2010 年), 可查阅: https://www.ifri.org/sites/default/files/atoms/files/peduzzi_physionomie_et_enjeux_des_trafics.pdf。

¹⁶⁶ 《2018 年世界毒品报告: 毒品供需全球概览》, 第 2 分册(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 E.18.XI.9)。

¹⁶⁷ Peduzzi, “Le Maghreb dans son environnement régional et international”; 机密报告, 2015 年 3 月 22 日。

¹⁶⁸ 与毛里塔尼亚官员的会晤, 2018 年 6 月 22 日, 努瓦克肖特。

¹⁶⁹ 见 Afriactuel, “Mauritanie: Arrestation de trafiquants de drogue dans le nord”, Afriactuel, 2017 年 9 月 25 日, 可查阅: <https://afriactuel.com/2017/09/25/mauritanie-arrestation-de-trafiquants-de-droque-nord/>。

¹⁷⁰ 与外交界消息人士和麻醉品专家的会晤, 2018 年 5 月 11 日, 尼亚美。另见 Peduzzi, “Le Maghreb dans son environnement régional et international”。

¹⁷¹ 见 Tamtam Info, “Lutte contre la drogue au Niger : Incinération de 2,5 tonnes de résine de cannabis à la périphérie de Niamey”, 2018 年 6 月 25 日, 可查阅: <http://www.tamtaminfo.com/lutte-contre-la-droque-au-niger-incineration-de-25-tonnes-de-resine-de-cannabis-a-la-peripherie-de-niamey>。

127. 在专家小组 2018 年 5 月访问尼亚美期间，尼日尔当局已经向其通报，有一批多达 10 吨的大麻脂可能由几辆汽车从摩洛哥运往尼日尔，可能会通过马里。¹⁷² 据称与此案有关的 12 人于 4 月中旬在尼亚美被捕，其中包括尼日尔人、摩洛哥人、阿尔及利亚人和马里人。尼日尔当局称，4 月 15 日和 16 日，5 名外国人从摩洛哥来到尼亚美，试图追回可能被竞争对手偷走的 7 吨大麻脂。¹⁷³

128. 6 月 20 日，尼日尔国家警察在网上公布了一系列照片，显示了缴获的毒品和被逮捕的人。¹⁷⁴ 其中包括艾哈迈杜·阿格·巴迪，他是一名涉嫌逃犯，自 2008 年以来领导由当时的加穆(Gamou)上校组织的图阿雷格民兵，为马里军队提供支持，¹⁷⁵ 目前与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有联系。¹⁷⁶ 阿格·巴迪在阿加德兹定居，于 4 月中旬抵达尼亚美时被捕。

129. 摩洛哥当局告知专家小组，照片中的另一名被捕者阿卜杜拉利·布塔法拉 (Abdelali Boutafala) 2014 年因贩毒被判处 5 个月监禁。据尼日尔媒体报道，照片中 被指偷走部分货物的两名尼日尔人在 2016 年参与了一起类似的案件。¹⁷⁷

马里的毒品运输队保护

130. 在马里，专家小组获得了进一步资料，说明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相关人员在确保毒品(大麻)运输队安全方面发挥的作用。马里当局、外交界消息人士和武装团体代表提到，来自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的艾哈迈杜·阿格·阿斯里乌(Ahmoudou Ag Asriw)在 2018 年 4 月与一名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纲领成员一起领导了一个运输大麻脂的车队。¹⁷⁸ 运输队从塔班考特驶向塔梅斯纳沙漠，大概是在前往尼日尔的途中。2018 年 4 月 13 日，在基达尔以南的阿马辛附近，运输队遭到民解运动和来自尼日尔的不明身份武装分子的袭击。

¹⁷² 与打击非法药物贩运中央办公室的会晤，2018 年 5 月 9 日，尼亚美。

¹⁷³ 同上。

¹⁷⁴ 见 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472088073228849&id=428603234244000。

¹⁷⁵ Ikhlou Ag Azzezen, “Déroute d’une armée Malienne qui s’attaquait aux civils dans le Gourma,” Toumast press, 2012 年 2 月 24 日, 可查阅: <http://toumastpress.com/actualites/liberation-azawad/287-deroute-armee-mali-civils-gourma.html>; 与外交界消息人士的会晤，2018 年 5 月 10 日，尼亚美。

¹⁷⁶ 见 Ibrahim Dia, “Ahmadou Ag Badi un chef militaire du GATIA parmi les personnes arrêtées par la sécurité nigérienne pour trafic de drogue”, Malinet, 2018 年 6 月 24 日, 可查阅: <http://www.malinet.net/alerte/ahmadou-ag-badi-un-chef-militaire-du-gatia-parmi-les-personnes-arretees-par-la-securite-nigerienne-pour-traffic-de-droque/>; https://wikileaks.org/plusd/cables/09BAMAKO58_a.html。

¹⁷⁷ 同上，见 Moussa Aksar, “Qui protège Chérifould Tahar, célèbre narcotraficant du Sahel ?”, Mondeafrique, 2018 年 2 月 7 日, 可查阅: <https://mondeafrique.com/protège-cherifould-tahar-celebre-narcotraficant-sahel/>。

¹⁷⁸ 与外交界消息人士的通信，2018 年 6 月 12 日；与马里政府官员的通信，2018 年 6 月 7 日；与武装团体代表的会晤，2018 年 6 月 9 日，巴马科。

据报,攻击者可能将 4 吨大麻脂中的部分或全部运往北部,在廷扎瓦滕(Tinzawaten)进入阿尔及利亚。据报,对峙造成 3 人丧生。¹⁷⁹

131. 阿马辛是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的毒品贩运据点,阿格·阿斯里乌至少从 2017 年 5 月以来一直在该组织旗下开展活动,恐吓当地居民。¹⁸⁰ 阿马辛位于提莱姆西干谷贩运路线以东,来自莱哈迈尔(Lehmar)阿拉伯社区的贩运者与来自昆塔(Kounta)阿拉伯社区的贩运者及其图阿雷格族伊福加斯派系的同伙在这里展开竞争。¹⁸¹ 出于安全目的,这两个社区都以务实方式利用武装团体联盟。莱哈迈尔社区在西非统一和圣战运动 2012 年占领加奥期间依靠该组织,目前依靠纲领会相关团体的成员,其中包括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和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纲领会。昆塔(Kounta)和伊福加斯社区倾向于依靠协调会相关团体的成员。¹⁸²

132. 纲领会和协调会作为签署方武装团体具有合法性,这促使贩毒者向其成员寻求保护,而不是向恐怖主义武装团体寻求保护,以便减少暴露。¹⁸³ 阿格·阿斯里乌似乎是运输队保护方面的专家,他于 2016 年和 2017 年在网上发布了几段关于两个运输队的视频,其中一个运输队在阿盖洛克附近,另一个在泰萨利,这两地同属基达尔大区。¹⁸⁴ 泰萨利的运输队行驶时悬挂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的旗帜,并用木杆竖立其标志。阿盖洛克附近的运输队中出现在镜头前的人自称是纲领会成员。

133. 专家提出,无论毒品在相互竞争的运输队运营者和安保提供者之间如何易手,货物最终都会在支付商定费用之后交付给最终所有者或贩运路线上的下一个中间人。¹⁸⁵ 专家小组未能查明运输队(如阿格·阿斯里乌所保护的运输队)中大麻脂的所有者。虽然在同一时期发生,但没有迹象表明尼日尔的缴获和逮捕行动与马里的运输队冲突有关。

¹⁷⁹ 据称,阿格·阿斯里乌(Ag Asriw)还参与了 2017 年 7 月 6 日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和协调会之间在阿内菲斯附近的冲突。见 Bamada, “Communiqué de la CMA à propos des affrontements d’hier à Kidal avec le Gatia” Bamada.net, 2018 年 7 月 7 日,可查阅:
<http://bamada.net/communique-de-la-cma-a-propos-des-affrontements-dhier-a-kidal-avec-le-gatia>。

¹⁸⁰ 机密报告,2017 年 5 月 18 日。

¹⁸¹ 机密报告,2017 年 6 月;机密报告,2013 年 2 月 22 日。

¹⁸² 来自贝拉比什(Bérabiche)阿拉伯社区的贩运者控制着陶代尼和通布图大区的毒品贸易路段,运输队在到达提莱姆西之前要经过这些地区。贝拉比什社区由隶属于协调会的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西达提派系代表,但该社区中有影响力的商人过去非常依赖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保护。机密报告,2013 年 2 月 22 日。

¹⁸³ 机密报告,2017 年 6 月。

¹⁸⁴ 见附件十二中阿斯里乌在线视频的截图。

¹⁸⁵ 与毒品贸易专家在尼亚美和巴马科的会晤,2018 年 5 月 9 日和 6 月 12 日。

B. 贩运人口和偷运移民

134. 安全理事会第 2374(2017)号决议提到了贩运人口和偷运移民。这两个类别相互重叠，因为一些偷运者利用移民的脆弱性，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对其进行性剥削。武装团体通过征收安全费和非法税款从偷运移民中牟利，但武装团体成员也作为运输者和组织者(即所谓的“蛇头”)直接参与活动，他们安排运输，与国家官员和安全部队打交道，并在所谓的“休息室”和“车库”提供庇护。

数字和趋势

135. 根据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组织)的数据，2016 年 6 月至 2018 年 4 月期间在马里观察到的移民有 10 多万，其中四分之一为入境移民，四分之三为出境移民。¹⁸⁶ 移民大多来自马里或来自几内亚、冈比亚、塞内加尔和科特迪瓦，他们或留在马里，或前往阿尔及利亚、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加奥和通布图是移民经由马里北部前往阿尔及利亚或尼日尔的主要枢纽。2017 年，估计有 7 000 多名移民经过加奥的“休息室”。¹⁸⁷

136. 近几个月来，加奥和通布图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被阿尔及利亚抓捕并驱逐的回返移民。因此，自 2018 年 3 月以来，加奥和通布图出境移民多于入境移民的趋势已经扭转，入境移民人数已经高于出境移民。¹⁸⁸ 2018 年 4 月 10 日至 5 月 8 日，移民组织在加奥援助了 1 135 名被拒绝的移民。¹⁸⁹ 同样，在尼日尔，移民组织在 2018 年 1 月至 5 月期间解救了 3 000 多名被阿尔及利亚拒绝的移民。专家小组与几名移民进行了交谈，这些移民被遗弃在阿尔及利亚塔曼拉塞特和因盖扎姆之间的沙漠里，步行数日来到尼日尔的阿萨玛卡。一名移民告诉专家小组，他的兄弟在途中丧生。

137. 虽然马里北部多年不安全，而且阿尔及利亚近来拒绝移民，但通过马里北部进入阿尔及利亚的移民现象不太可能消失。被拒绝的马里移民告诉专家小组，他们采用阿尔及利亚路线是因为两国之间免签证旅行，而且他们希望在阿尔及利亚工作，而不是继续前进并试图前往欧洲。尼日尔加强了控制，这进一步促使移民经由马里北部进入阿尔及利亚。

¹⁸⁶ 国际移民组织，“流动监测：马里”，结果快照 27，2018 年 5 月 29 日，可查阅：https://flow.iom.int/system/tdf/reports/ML_FMP_Snapshot_Avr18_No27_EN%20%28002%29.pdf?file=1&type=node&id=3683。

¹⁸⁷ 与移民问题专家的会晤，2018 年 6 月 19 日，巴马科。

¹⁸⁸ 移民组织，“流动监测”。

¹⁸⁹ 见移民组织，“联合国驻马里移民机构在阿尔及利亚边境援助 1 100 多名撒哈拉以南移民”，2018 年 5 月 8 日，可查阅：<https://www.iom.int/news/un-migration-agency-mali-assists-over-1100-sub-saharan-migrants-algerian-border>。

武装团体的作用

138. 专家小组对偷运移民的调查以加奥为重点，这里是马里北部偷运的主要枢纽。移民通过正规公路运输抵达加奥，然后乘坐偷运移民者经营的运输卡车或其他车辆继续向北前进。

139. 2018 年 2 月 15 日，马里武装部队逮捕了涉嫌参与偷运移民的 9 人。¹⁹⁰ 这些人都是无关紧要的协助者，为运输者工作或在移民和运输者之间牵线搭桥。截止本报告编写之时，他们已经在巴马科获释。¹⁹¹ 其中 1 人可能与甘达伊佐当地民兵有联系。¹⁹² 当地政府官员称，这 9 人的逮捕减少了通过加奥偷运的移民人数。¹⁹³

140. 然而，移民问题专家称，其它行为体已经接管并以更加隐蔽的方式进行偷运，他们从加奥城北侧的第四居民区出发，直接驶入通往布朗的北行公路。¹⁹⁴ 与 2017 年相比，政府当局和其他组织对目前通过的移民数量了解有限，因为当时的“休息室”更便于了解情况。

141. 2 月份的逮捕并没有针对加奥的主要“蛇头”。根据不同来源确认的一个名字是巴伊·库利巴利，他与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有联系，并凭借家庭关系得到马里国防和安全部队的保护。¹⁹⁵ 库利巴利经营一家运输公司，在加奥和阿尔及利亚的塔曼拉塞特之间开展业务，并提供伪造的马里旅行证件，协助非马里移民进入阿尔及利亚。据称，他还关押被阿尔及利亚拒绝的移民，这些移民随后被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招募，加入加奥的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¹⁹⁶

142. 专家小组还收到了移民、援助移民的专业人员和联合国消息来源提供的资料，内容涉及发生在边境城镇马里的塔勒汉达克(Talhandak)、阿尔及利亚的提米奥温(Timeiaouine)和马里的哈利勒的虐待行为以及蛇头与武装团体之间的合作和隶属关系。¹⁹⁷ 其中两个偷运者只能用其教名或代号来识别。“拉斯塔”(“Rasta”)是一名居住在提米奥温的几内亚国民，他违背移民的意愿将他们扣留，要求支付未付款项，并迫使家庭成员通过 Orange Money 移动货币服务汇款以释放他们。

“凯塔”(“Keita”)是一名居住在哈利勒的马里国民，他于 2015 年与民解运动合作，向每名移民收取 5 000 非洲法郎的费用，用于护送他们越过边界。

¹⁹⁰ 与加奥地方当局的会晤，2018 年 3 月 19 日和 20 日。

¹⁹¹ 与外交界消息来源和移民问题专家的会晤，2018 年 6 月 8 日，巴马科。

¹⁹² 机密报告，2018 年 2 月 20 日。

¹⁹³ 与加奥地方当局的会晤，2018 年 3 月 19 日和 20 日。

¹⁹⁴ 与移民问题专家在巴马科的会晤，2018 年 6 月 8 日和 19 日。

¹⁹⁵ 同上。2016 年 8 月 12 日和 2018 年 2 月 18 日的机密报告证实了这一点。

¹⁹⁶ 同上。

¹⁹⁷ 与移民的会晤，时间和地点保密；与移民问题专家的通信，2018 年 6 月 19 日，巴马科；与联合国消息来源的会晤，2018 年 6 月 22 日，巴马科。

143. 穆罕默杜·阿格·吉萨(Mahamadou Ag Rhissa)(又称为穆罕默德·塔勒汉达克(Mohamed Talhandak))的例子最能说明偷运移民和武装团体活动之间的联系。阿格·吉萨控制着塔勒汉达克的移民通道,¹⁹⁸ 扣押妇女并协助对她们进行性剥削,只有在这些妇女支付了 150 000 至 175 000 非洲法郎(300 至 350 美元)后才予以释放。¹⁹⁹ 阿格·吉萨是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成员,2017 年 10 月 1 日,“新月形沙丘”行动部队因其涉嫌与恐怖主义网络有联系而突击搜查了他在基达尔地区的两所房子。²⁰⁰ 阿格·吉萨被逮捕了很短一段时间。但据称,阿格·吉萨 11 月参加了在马里与阿尔及利亚边境地区举行的恐怖主义武装团体会议。²⁰¹

C. 武器

144. 如上文第 11 段所述,针对在马里境内发现的非法持有的武器,专家小组向相关出口商/生产商和进口商提交了索取信息请求,但尚未收到有关可能的贩运网络的线索。尼日尔当局提到在阿加德兹附近缴获了原计划运往马里的 AK103 步枪,但尚未向专家小组提供缴获的细节和情况。

D. 其他资金来源

145. 武器、麻醉品和移民贩运往往与合法货物的正常贸易同时进行,涉及相同的操作人员,并使用相同的运输工具。例如卡车运送移民到阿尔及利亚,再带着食品、燃料和消费品返回。武装团体也可能以类似的方式对这些货物的运输进行控制、保护和掠夺。

146. 例如,从尼日尔驶往加奥大区的燃料运输卡车须支付 100 多万非洲法郎(2 000 美元)的非法税费。²⁰² 不支付任何官方进口税。如试图管制并征收常规关税,就会引发动乱。2017 年 10 月初,马里国防和安全部队奉中央政府当局的命令,在马里与尼日尔交界的拉贝赞卡(Labézanga)拦截了 43 辆油罐车。²⁰³ 随后,身份不明的袭击者发起攻击,杀死了一名宪兵。²⁰⁴ 为了维持治安,新任加奥大区区长下令放行了这些卡车。2018 年 3 月,据称燃料运输商煽动当地青年发起抗议,新到岗的海关官员受到威胁和恐吓,几乎无法履行职责。²⁰⁵

¹⁹⁸ 见 Sahelien, “Kidal : assaut contre les domiciles d’un riche « homme d’affaires », sept personnes arrêtées”, 2017 年 10 月 1 日,可查阅: <http://sahelien.com/kidal-assaut-contre-les-domiciles-dun-riche-homme-daffaires-sept-personnes-arretees/>。

¹⁹⁹ 与移民问题专家的通信,2018 年 6 月 19 日,巴马科。

²⁰⁰ Sahelien, “Kidal”。

²⁰¹ 机密报告,2018 年 6 月 28 日。

²⁰² 在加奥与马里稳定团和政府官员的会晤,2018 年 3 月 19 日和 20 日。

²⁰³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非洲台,“Mali: 42 citernes de carburant entrent enfin à Gao”, 2017 年 10 月 14 日,可查阅: <http://www.rfi.fr/afrique/20171014-mali-42-citernes-carburant-entrent-enfin-gao>, 2018 年 6 月 22 日。

²⁰⁴ 机密报告,2018 年 10 月 12 日。

²⁰⁵ 与马里稳定团和政府官员在加奥的会晤,2018 年 3 月 19 日和 20 日。

147. 专家小组还调查了基达尔大区手工开采黄金活动在资助武装团体方面的潜在作用。2017 年末以来，手工采矿开始在基达尔以东 40 公里的 Gouzar 和 Alkite 村庄周围兴起。该地区吸引了大约 1 000 名来自不同非洲国家的矿工和投资者，他们带来了水泵、发电机和金矿石粉碎设备。马里政界人士称该地区的手工采矿为失业青年和前战斗人员提供了就业，是一件幸事。²⁰⁶ 但相关报告也反映出与使用汞相关的水污染环境风险以及洗矿流程造成的缺水问题。²⁰⁷ 这些报告还指出，存在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内斗和恐怖主义武装团体渗透的风险。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控制着采矿活动所在地区，但尚未建立任何对矿址的控制体系。2018 年 3 月 6 日，国际部队从在基达尔被捕的可疑恐怖分子身上搜出少量黄金，而他们曾去过“支持伊斯兰和穆斯林”组织的据点廷扎瓦滕。²⁰⁸

六. 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侵犯人权行为

148. 2018 年 2 月至 7 月期间，该国境内违反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有所增加。北部和中部地区持续不安全，富拉尼民兵和多贡民兵之间的族群间冲突升级，以及极端分子、恐怖分子和身份不明者的袭击，都使得有罪不罚现象增加。²⁰⁹

149. 政府有责任确保平民免受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之害，有义务防止此类侵权行为，并在此类侵权行为发生时对被控施害者进行惩罚。该国某些地区的无政府状态，职能机构的缺失，如缺乏全面运作的司法制度，以及没有在全国实施法治，都助长了侵犯人权行为在该国北部和中部地区的增加。

150. 专家小组审查的信息表明，安全部队在反恐行动中经常侵犯平民人权，这种模式令人担忧(见第 161 段)。武装团体和恐怖分子在平民中的存在使得对平民的侵权行为增加。

151. 同样，绑架和袭击地方行政官员的事件也有所增加。人道主义和援助工作者也遭到袭击，一些人暂时停止了活动(见第 172-177 段)。

152. 最近几个月，武装团体和恐怖分子继续对马里国防和安全部队、马里稳定团及其他国际部队发动复合式袭击。²¹⁰ 马里国防和安全部队统计的袭击受害人数最多，特别是在莫普提大区。²¹¹

²⁰⁶ 与国家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委员会主席扎哈比·乌尔德·西迪·穆罕默德的会晤，巴马科，2018 年 3 月 29 日；与梅纳卡大区区长达乌达·马伊加的会晤，巴马科，2018 年 3 月 28 日。

²⁰⁷ 机密报告，2018 年 1 月 30 日和 2 月。

²⁰⁸ 机密报告，2018 年 3 月 3 日。

²⁰⁹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马里：联合国专家敦促迅速调查随着人道主义危机加深而出现的令人不安的侵权行为问题”，2018 年 7 月 4 日。

²¹⁰ 见 S/2018/541，第 27 和 28 段；S/2018/273，第 35-37 段。

²¹¹ 见 S/2018/541，第 28 段。

153. 马里中部地区和尼日尔与马里边界沿线地区的暴力激增，导致新一波的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越境进入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见第七节)。截至 2018 年 6 月 7 日，仍有 137 764 名马里难民留在国外。²¹² 61 404 名马里人在境内流离失所。²¹³

A. 杀害平民

马里-尼日尔边境地区

154. 自 2018 年 2 月以来，梅纳卡大区的暴力升级，此前“大撒哈拉伊斯兰国”、与该组织有关联的当地民兵和身份不明的土匪接连发动了多次袭击，随后达乌萨克拯救阿扎瓦德人民运动和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发起了清剿行动。

155. 到 2018 年 6 月初，马里稳定团得出结论称，达乌萨克拯救阿扎瓦德人民运动和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在马里-尼日尔边界马里一侧的不同地点杀害了至少 143 名平民。²¹⁴ 此前在 4 月份，马里稳定团人权司司长表示，收到了关于这两个武装团体在梅纳卡以南地区进行联合行动期间实施 95 起即决处决的指控。²¹⁵ 尼日尔的富拉尼人团体还将 2018 年 3 月中至 5 月初在两国边界尼日尔一侧发生的平民被杀事件归咎于这两个武装团体，其中三分之一的平民据称于 4 月 27 日和 28 日在艾克拉法尼(Ekrafane)附近被杀害。²¹⁶

156. 达乌萨克拯救阿扎瓦德人民运动公开质疑马里稳定团的方法和结论。²¹⁷ 达乌萨克拯救阿扎瓦德人民运动向专家小组表示，可能有一些平民在战斗中陷入交火，但这两个武装团体并没有将任何平民作为目标。²¹⁸ 达乌萨克拯救阿扎瓦德人民运动对任何平民在艾克拉法尼的战斗中被杀害的说法提出质疑(见第 158 段)。²¹⁹

²¹² 马里保护群组，“Rapport sur les mouvements de populations”，2018 年 6 月 7 日，可查阅：<https://reliefweb.int/report/mali/mali-rapport-sur-les-mouvements-de-populations-07-juin-2018>。2018 年 6 月 12 日，专家小组在巴马科 Yirimadio 的一个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看望了来自科罗省的女性和男性境内流离失所者。这些境内流离失所者都是富拉尼人，从婴儿到 80 岁的老妇都有。他们告诉专家小组，他们逃出来是因为 Dozoz 族民兵杀人、烧村子、偷牲畜。有一次袭击专门猎杀男人，而妇女幸免，后来被赶走。专家小组获得了一份被采访人员名单和一些被袭击村庄的名单，这些名单存档于秘书处。

²¹³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马里局势：难民、境内流离失所者和回返者——截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可查阅：<https://data2.unhcr.org/en/documents/details/64426>。

²¹⁴ 见 S/2018/541，第 39 段。

²¹⁵ 马里稳定团，“4 月 12 日马里稳定团新闻通报”，2018 年 4 月 12 日，可查阅：<https://minusma.unmissions.org/point-de-presse-de-la-minusma-du-12-avril-2018>。

²¹⁶ 在尼亚美的富拉尼族代表向专家小组提供和通过电子邮件与专家小组分享的受害者名单，2018 年 5 月。

²¹⁷ 拯救阿扎瓦德运动，“对马里稳定团人权司司长 Guillaume Ngefa 先生 2018 年 4 月 12 日在巴马科向新闻界发表谈话的回应”，2018 年 4 月 13 日，可查阅：www.msa-azawad.com/actualites/72-coalition-msa-gatia-r%C3%A9action-au-point-de-presse-de-m-guillaume-ngefa,-chef-de-la-division-droits-de-l%E2%80%99homme-de-la-minusma-en-date-du-12-04-2018-%C3%A0-bamako.html。

²¹⁸ 与达乌萨克拯救阿扎瓦德人民运动代表的会晤，巴黎，2018 年 4 月 26 日。

²¹⁹ 与达乌萨克拯救阿扎瓦德人民运动代表的会晤，巴马科，2018 年 6 月 9 日。

157. 疑为“大撒哈拉伊斯兰国”或与之相关的好战分子对平民发起袭击，特别是在 2018 年 4 月底和 5 月初，袭击主要针对来自达乌萨克族群的平民，而达乌萨克拯救阿扎瓦德人民运动吸收的战斗人员也主要来自该族群。达乌萨克拯救阿扎瓦德人民运动声称，在对阿克拉兹(4 月 26 日)、阿瓦卡萨(4 月 27 日)和廷笛巴文(Tindibawen)(5 月 1 日)的连续袭击期间，共有 60 名平民被杀害。²²⁰ 马里稳定团报告了前两个地点发生的 47 起平民死亡事件。²²¹ 在廷笛巴文，受害者主要来自因加德图阿雷格族群，而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吸收的战斗人员也主要来自该族群。²²²

158. 根据达乌萨克拯救阿扎瓦德人民运动和富拉尼族代表提供的信息，在阿克拉兹和艾克拉法尼发生的两起事件看似相关。²²³ 两方均表示，4 月 26 日在阿克拉兹发生的袭击事件是由一个名叫 Nganai Gnalawdo 的人领导的富拉尼族团体发动。据达乌萨克拯救阿扎瓦德人民运动称，袭击受害者告诉了达乌萨克拯救阿扎瓦德人民运动战斗人员，后者于 4 月 27 日进行追击并越境在尼日尔艾克拉法尼附近的一口水井处杀害了袭击者。富拉尼族代表也表示是拯救阿扎瓦德运动杀害了 Nganai。虽然达乌萨克拯救阿扎瓦德人民运动声称该组织共杀害了 13 名袭击者，但富拉尼族代表却称，达乌萨克拯救阿扎瓦德人民运动杀害了 3 名袭击者和 55 名平民——其他袭击者被怀疑藏匿在平民之中。一份人道主义特派团报告根据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叙述，谈到同一事件中的 47 名受害者，并将他们的被害归咎于达乌萨克族人，但没有提到达乌萨克拯救阿扎瓦德人民运动或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²²⁴

159. 5 月 18 日在尼日尔 Hagay 发生了对 5 月 1 日廷笛巴文袭击的报复事件，不明身份的袭击者杀害了 17 名平民，他们都是富拉尼人。²²⁵ 达乌萨克拯救阿扎瓦德人民运动和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否认参与了这次报复行动。²²⁶ 一份人道主义最新通报引述当地消息来源称，这两起事件属于族群间事件。²²⁷

²²⁰ 拯救阿扎瓦德运动，“Communiqué conjoint GATIA-MSA suite au massacre de Tindibawen le 01 Mai 2018”，2018 年 5 月 1 日，可查阅：<http://www.msa-azawad.com/actualites/74-communiqu%C3%A9-conjoint-gatia-msa-suite-au-massacre-de-tindibawen-le-01-mai-2018.html>。

²²¹ 见 S/2018/541，第 34 段。

²²² 与达乌萨克族代表的会晤，尼亚美，2018 年 5 月 10 日。

²²³ 与拯救阿扎瓦德运动代表的会晤，巴马科，2018 年 6 月 9 日；与富拉尼族代表的会晤，尼亚美，2018 年 5 月 9 日。

²²⁴ Humanitarian Response, “Multisector evaluation report”, RRM No. 06/2018, 2018 年 5 月，可查阅：https://www.humanitarianresponse.info/sites/www.humanitarianresponse.info/files/documents/files/irc-rapport_msa_ikarffan.pdf。

²²⁵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非洲台，“Niger: 17 morts lors d’une attaque à Aghay, près de la frontière malienne”，2018 年 5 月 19 日，可查阅：<http://www.rfi.fr/afrique/20180519-niger-mali-village-aghay-tillabery-peuls-touaregs-morts-inates>；机密人道主义最新通报，专家小组于 2018 年 5 月 22 日收到材料。

²²⁶ 与达乌萨克拯救阿扎瓦德人民运动代表的会晤，巴马科，2018 年 6 月 9 日。

²²⁷ 机密人道主义最新通报，专家小组于 2018 年 5 月 22 日收到材料。

过去，围绕土地和水资源的族群间紧张关系使图阿雷格族与富拉尼族和阿拉伯社区之间发生对抗，有几十人因此丧生。²²⁸ 被围攻族群中的个人会根据自己的族裔特征求助于或接受其中一个武装或恐怖团体，无论是出于保护还是报复目的，这进一步加剧了暴力循环。²²⁹

马里中部

160. 3月18和19日，多贡人与富拉尼人之间发生最激烈的暴力冲突，在科罗省撒贝雷(Sabéré)造成8人死亡。冲突历来源自土地纠纷，而日益稀缺的资源则使得冲突更加频发；资源稀缺也导致非法武器交易增加，并且出现了与富拉尼圣战分子阿马杜·库法有关联的武装团体。²³⁰ 紧张局势加剧带来的安全形势动荡现已蔓延到科罗省其他乡镇，如邦卡斯和邦贾加拉。²³¹ 极端分子正在利用这种动荡，使富拉尼民兵与他们认为有政府支持的多贡民兵为敌，从而使自己处于更有利地位。

161. 马里国防和安全部队被指控在科罗省以及莫普提和塞古大区其他地方的行动中侵犯或践踏人权。截至4月下旬，马里稳定团调查了关于马里国防和安全部队在莫普提和塞古大区开展反恐行动时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严重指控，包括在 Bimbéré-Tama、Diankabou、Dioura、Mondoro、Ouro-Guiré 和 Sokolo 镇的 44 项即决处决和 3 项强迫失踪指控。²³² 此后，5月在 Boulekessi 牲畜市场、6月在 Kobaka 和 Nantaka 发生严重事件。马里政府曾在两个场合中对杀戮表示遗憾，或承认有士兵涉案，并宣布已在 3 起事件中采取调查步骤。²³³

B. 侵犯儿童权利的行为和性暴力行为

162. 儿童继续每天遭遇教育被剥夺、简易爆炸装置致死、缺乏基本必需品和营养不良。2012至2017年间，64%的简易爆炸装置受害者是儿童。²³⁴ 据报2018年6月，北部各大区有10名儿童被杀害，9名儿童致残。²³⁵ 2018年7月1日，加奥一辆以国际部队为袭击目标的载有爆炸物的车辆(车载简易爆炸装置)被引爆后，造成5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和1名婴儿。²³⁶ 虽然简易爆炸装置

²²⁸ 与达乌萨克族和富拉尼族代表的会晤，尼亚美，2018年5月9日和10日。

²²⁹ 同上。

²³⁰ 机密报告，2018年7月9日。

²³¹ 天主教救济会马里项目，“Rapport d’ Evaluation Rapide de besoins dans la Commune de Baye cercle de Bankass”，2018年4月，存档于秘书处；粮食安全问题群组会议记录，2018年4月19日，存档于秘书处。

²³² S/2018/541，第37段。

²³³ 案件详见附件十三。

²³⁴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主义应急计划：2018年1至12月-马里”，2018年2月，可查阅：https://www.humanitarianresponse.info/sites/www.humanitarianresponse.info/files/documents/files/mali_hrp_2018_vfinale.pdf。

²³⁵ 见 S/2018/541，第42段。

²³⁶ 机密报告，2018年7月1日。

袭击主要针对安全部队，但随着威胁蔓延至马里中部更多人口居住地区，平民受害者人数一直在持续增加。²³⁷

《和平与和解协议》签署方征募儿童兵

163. 尽管向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提供了更好的救济和保护，但专家小组收到的信息显示，武装团体还在继续征募儿童兵。2018 年 1 月至 3 月，武装团体使用的男童人数经核实有 13 人，而前一季度为 7 人。²³⁸ 3 名男童被协议运动协调会或纲领会征募。其他儿童被恐怖主义团体和身份不明的团体征募。

164. 专家小组获悉，根据《儿童权利公约》，与武装冲突有关联的儿童没有遭到起诉，而是被释放并交给国家儿童保护行为体，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有时在场。²³⁹ 马里政府已于 2014 年 7 月通过一项保护和促进儿童权利的国家政策。

165. 加入谈判进程的武装团体方面，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 2017 年签署了一项行动计划，以制止和防止招募、使用儿童兵以及针对儿童的性暴力行为。²⁴⁰ 当被要求说明其队伍中是否存在儿童兵时，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告诉专家小组，它的队伍里不需要招募儿童。²⁴¹ 尽管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领导层指定了 14 个协调人负责监督行动计划的实施工作，但该计划尚未得到充分实施。

儿童受教育和获得保护的机会被剥夺

166. 虽然《和平与和解协议》已签署 3 年，政府最近又于 2018 年 2 月签署了《安全学校宣言》，但接受教育仍然是该国儿童面临的一项挑战。

167. 截至 2018 年 4 月，在马里中部和北部受安全危机影响的地区仍有 750 所学校关闭，225 000 名儿童受影响。²⁴² 学校重新开放的地区则缺少教师、设备，发不出工资。不安全加剧了其他问题，使儿童经常被剥夺受教育机会。

168. 2018 年 1 月至 3 月，莫普提和加奥分别有 132 所和 59 所学校关闭，此前武装团体发出直接威胁，写信或者到校内命令它们关闭。基达尔的部落紧张局势对儿童接受教育产生了负面影响。²⁴³ 虽然基达尔的一些学校已重新开放，但是教师已经逃到了加奥。²⁴⁴ 教师工资由族群成员支付，如果父母付不起钱，就会影响孩子继续受教育。

²³⁷ S/2018/623，第 11 段。

²³⁸ 与联合国机构的会晤，巴马科，电子邮件通信，2018 年 6 月。

²³⁹ 与联合国机构的会晤，2018 年 6 月 22 日，巴马科。

²⁴⁰ 2017 年 3 月 5 日，联合国与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在巴马科签署了制止和防止招募使用儿童兵以及对儿童实施性暴力的行动计划。

²⁴¹ 与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主席比拉勒·阿格·谢里夫的会晤，基达尔，2018 年 5 月 12 日。

²⁴²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紧急局势中更注重教育”，2018 年 6 月 4 日。

²⁴³ 2018 年 6 月 10 日通过电子邮件收到的 2017 年 8 月 14 日机密报告。

²⁴⁴ 与联合国机构的会晤，2018 年 6 月 21 日。

袭击学校

169. 2018 年第一季度据报共发生了 18 起袭击学校事件：莫普提 15 起，加奥 2 起，通布图 1 起。武装人员恐吓族群成员和学校官员，要求严格遵守宗教习俗，致使学校关闭。被当地族群认出是极端分子的武装人员烧毁了马里中部的多所学校和行政机构，作为他们打击国家机构和世俗教育运动的一部分。²⁴⁵ 由于学校持续关闭或无法正常上课，约 55 000 名儿童将不得不重读一年。750 所学校中有 24% 已经关闭超过 4 个月。²⁴⁶

实施性犯罪和性别犯罪

170. 继续发生针对妇女和儿童的性暴力和性别犯罪，特别是在受冲突影响的地区，由于文化禁忌、害怕报复、害怕与此类行为相关的污名，以及社会随后对受害者的排斥(如果知道他们遭受过性暴力)，对这些犯罪的举报仍然不足。²⁴⁷ 此外，55% 的受冲突影响地区——加奥、基达尔、通布图和莫普提——仍然没有对性暴力受害者提供专门援助，或者提供的援助少之又少。关于在通布图-贡达姆和莫普提-加奥等路线沿线发生的被强行拖出车子且随后被强奸的案件报告日益增多。²⁴⁸

171. 专家小组与该国北部 2012-2013 年伊斯兰占领和冲突期间的一些性犯罪和性别犯罪受害者进行了交谈。受害者告诉专家小组，在犯罪行为发生 5 年后、《和平与和解协议》签署 3 年后，他们仍在等待正义得到伸张。²⁴⁹

C. 阻碍人道主义援助

172. 《协议》呼吁各方促进和尊重指导人道主义行动的人道、中立、公正和独立原则。²⁵⁰ 各方还应防止将人道主义援助用于政治、经济或军事目的，为人道主义机构提供准入便利，并保障人道主义人员的安全。

173. 自《协议》签署以来，签署各方做出了努力，以缓解该国的人道主义局势。尽管如此，马里的人道主义局势仍然严峻、危险、紧迫且充满变数。在青黄不接之际(6 月至 9 月)，共有 430 万人可能受到粮食不安全影响，与 2017 年同期相比

²⁴⁵ Koulouba, “Des terroristes saccagent l’ école du village de Saba(Dialloubé)”, 2018 年 4 月 10 日，可查阅：<https://koulouba.com/...maliennedesterroristes-saccagent-lecole-du>。2018 年 3 月 23 日，Oualo Debere 镇的乡村学校遭到据称是“支持伊斯兰和穆斯林”组织极端分子的袭击和纵火。4 月 2 日，Dialloubé 镇萨巴村的一所学校被“支持伊斯兰和穆斯林”组织烧毁。2018 年 7 月 9 日通过电子邮件收到的资料。

²⁴⁶ 专家小组与马里稳定团和联合国机构在莫普提和巴马科的会晤，2018 年 5 月和 6 月 21 日。

²⁴⁷ 专家小组 2018 年 3 月、5 月和 6 月在巴马科与性暴力受害者和马里人权活动者的约谈；2018 年 6 月 22 日与联合国机构的会晤。

²⁴⁸ 与联合国专家的会晤，2018 年 6 月 13 日；另见 S/2018/250，第 51-52 段。

²⁴⁹ 与受害者的会晤，巴马科，2018 年 6 月 22 日；与人权活动者的会晤，巴马科，2018 年 6 月 12 日。

²⁵⁰ 《协议》，第 49 条。

增加了 50 多万人。随着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不断增加，人道主义部门的资金短缺日益严重。

174. 此外，人道主义援助的运送或分发受到袭击威胁，犯罪分子把简易爆炸装置和地雷埋在人道主义援助必须运达的路段或地区。常见的抢掠和其他犯罪行为也很猖獗，影响了人道主义援助组织提供援助的能力。

175. 影响人道主义援助提供的其他因素包括至少 9 个省禁止摩托车和皮卡，以及缺乏国家主管机构和军事行动。²⁵¹

176. 2018 年 6 月，世界粮食计划署的 9 辆订约卡车被劫持，供应品没能送到预定受益者手中。后来，马里武装部队在莫普提-Kadial 公路主干道上发现这 9 辆卡车中的 2 辆被烧毁。其余的卡车和供应品仍不知去向。²⁵²

177. 对人道主义和援助人员的恐吓仍很猖獗，主要形式是对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办公室或房舍实施袭击和抢劫等犯罪行为。自 1 月份以来，已经报告了共 94 起安全事件。²⁵³ 2018 年 6 月，世界医师协会暂停了在梅纳卡大区的活动。这项决定是在该非政府组织遭到一系列袭击之后做出的，最近的一次袭击发生在 6 月 7 日晚间，武装人员闯入该组织在梅纳卡的办事处，虐待了 1 名员工，并捆绑了 2 名员工。

七. 区域政治和安全动态

178. 边界管制松懈为民众的流离失所和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集团的自由行动创造了条件，在此背景下，马里危机对邻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专家小组获悉，萨赫勒地区 2018 年的青黄不接季尤其艰难，原因是前一年缺水引起了严重的牧场和水源短缺，造成食品价格大幅上升，牲畜价格大幅下跌。²⁵⁴ 受此影响，牧民不得不比往年更早开始季节性游牧，这使得社区更加脆弱，并增加了资源压力。²⁵⁵

A. 区域合作和萨赫勒五国集团

179. 安全理事会第 2359(2017)号决议通过后，萨赫勒五国集团获授权应对该区域的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威胁，布基纳法索、乍得、马里、毛里塔尼亚和尼日尔之间建立了伙伴关系。自 2017 年 3 月部署联合司令部以来，五国集团与法国“新月形沙丘”部队协作，在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武装部队参与下，在三国边界地区开展了 3 次行动：黑牛行动(2017 年 10 月 27 日至 11 月 11 日)、帕纳利行动(2018 年 1 月 15 日至 18 日)、伊尔戈卡行动(5 月 15 日至 6 月 30 日)。这些行动包括联合巡逻，很少与好战分子交战。2018 年 6 月 29 日，五国集团总

²⁵¹ 与人道主义援助工作者的会晤，巴马科，2018 年 6 月 22 日。

²⁵² 机密报告，2017 年 6 月 12 日。

²⁵³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主义公报：马里”，2018 年 3-4 月，可查阅：<https://reliefweb.int/report/mali/mali-humanitarian-bulletin-march-april-2018>；与联合国机构的会晤，巴马科，2018 年 6 月 22 日。

²⁵⁴ 与人道主义组织的会晤，尼亚美，2018 年 5 月 7 日。

²⁵⁵ 与联合国官员的会晤，努瓦克肖特，2018 年 6 月 25 日。

部成为恐怖袭击目标，2 名士兵和 1 名平民被杀害，“支持伊斯兰和穆斯林”组织声称对此次袭击负责。

180. 五国集团成员还在五国集团框架之外开展了打击恐怖主义的多边行动。马里和尼日尔武装部队与“新月形沙丘”行动部队合作，参与了库夫拉行动(2017 年 11 月至 12 月)、库夫拉 2 号行动(2018 年 2 月)和库夫拉 3 号行动(2018 年 3 月)。库夫拉 4 号行动已于 2018 年 6 月部署。

181. 达乌萨克拯救阿扎瓦德人民运动和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与库夫拉 3 号行动有关联。²⁵⁶ 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认为，在萨赫勒五国集团框架下部署马里武装部队违反了《协议》，指责联合行动为马里武装部队的重新部署提供了掩护，并要求加大努力改编军队。²⁵⁷ 这一主张也适用于参加库夫拉行动的马里陆军营——第八联合兵种战术集群。²⁵⁸

182. 阿尔及利亚与马里、毛里塔尼亚和尼日尔通过萨赫勒地区联合作战参谋长委员会开展协作，该委员会是为组织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和贩运活动而设立的。自第 2374(2017)号决议通过以来，该委员会没有开展行动。²⁵⁹

B. 尼日尔

183. 2018 年初以来，马里-尼日尔边境地区的安全局势恶化。2017 年 3 月，尼日尔宣布蒂拉伯利和塔瓦地区进入紧急状态，以遏制多起恐怖袭击之后的暴力升级，“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声称对这些袭击负责。自 2017 年 6 月以来，尼日尔武装部队一直开展一项名为“东戈”(Dongo)的特别行动，以确保蒂拉伯利和塔瓦地区的安全，并以此补充对国际行动的贡献。专家小组获悉，安全部队遭遇了恐怖主义团体的多次袭击。²⁶⁰ 2017 年 3 月 12 日，古贝宪兵队遇袭，3 名宪兵被杀害。²⁶¹ 2017 年 10 月 4 日，4 名美国士兵和 5 名尼日尔士兵在距离马里边境几公里的 Tongo Tongo 村遭到“大撒哈拉伊斯兰国”伏击而身亡。2018 年 2 月 22 日，13 名尼日尔军人在阿约鲁(蒂拉伯利大区)的一次行动中丧生。

184. 由于库夫拉行动区横跨马里和尼日尔边界，²⁶² 因此参加库夫拉 3 号行动的武装团体曾多次越过与尼日尔的边界。达乌萨克拯救阿扎瓦德人民运动谈到最多 3 起越境事件，并且总是由尼日尔武装部队随同。²⁶³ 尼日利亚国防和安全部

²⁵⁶ 行动概览见附件十四。

²⁵⁷ 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的新闻稿，2018 年 7 月 9 日，可查阅：<http://mnlamov.net/actualites/517-coordination-des-mouvements-de-l-azawad-cma-4.html>。

²⁵⁸ 与达乌萨克拯救阿扎瓦德人民运动领导层的会晤，梅纳卡，2018 年 3 月 21 日；与马里稳定团人员的会晤，梅纳卡，2018 年 3 月 21 日。

²⁵⁹ 与一名安全分析员的沟通，巴黎，2018 年 7 月 9 日。

²⁶⁰ 与尼日尔安全部队的会晤，尼亚美，2018 年 5 月 7 日。

²⁶¹ 尼日尔国家宪兵队的记录，2018 年 5 月 7 日，存档于秘书处。

²⁶² 见附件十五所载地图。

²⁶³ 与达乌萨克拯救阿扎瓦德人民运动领导层的会晤，巴马科，2018 年 6 月 9 日。

队也谈到 4 月下旬的数次“未经授权侵入”，可能是指达乌萨克拯救阿扎瓦德人民运动在艾克拉法尼的追击(见第 158 段)。虽然尼日尔国防和安全部队告诉专家小组，在庫夫拉 3 号行动中与武装团体进行了一些协调，²⁶⁴ 但内政部长于 5 月 7 日公开否认了这种合作。²⁶⁵ 4 月初，尼日尔政府在与富拉尼族群协商后，要求马里武装团体离开尼日尔领土。²⁶⁶ 据报自那以后，尼日尔军队没有与马里武装团体协调开展任何行动。²⁶⁷ 6 月，达乌萨克拯救阿扎瓦德人民运动仍声称它把从土匪手中收回的被盗牲畜交给了位于艾克拉法尼的尼日尔军队。²⁶⁸

185. 这些行动加剧了族群间冲突，因为袭击被认为是为了保卫一个族群对抗另一个族群。²⁶⁹ 达乌萨克拯救阿扎瓦德人民运动被指支持达乌萨克族胜过富拉尼族，这两个族群互相争夺土地和水资源，还在一些抢牲畜案件中产生过冲突。安全部队和当地富拉尼族领导人都认为，这些行动对“大撒哈拉伊斯兰国”招募富拉尼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²⁷⁰

186. 这些行动和族群间暴力导致蒂拉伯利和塔瓦大区 16 000 多名尼日尔人被迫流离失所。²⁷¹ 此外在尼日尔还有 57 952 名马里难民，难民人数自 1 月以来增加了 1 315 人。²⁷²

C. 布基纳法索

187. 自专家小组任务开始以来，在布基纳法索北部马里与尼日尔边境沿线萨赫勒五国集团巡逻最多的一带，恐怖袭击急剧增加。在马里和布基纳法索活动的恐怖主义团体以政府代表和平民为袭击目标。

188. 自 10 月以来，袭击已从苏姆省蔓延到亚滕加、科西、巴姆和罗卢姆省。2018 年 4 月 8 日，库杜古(Koutougou)市市长在一次袭击中丧生，没有组织声称对此负责。²⁷³ 4 月 12 日，一名学生被打死，一名教师遭绑架，安全部队认为这

²⁶⁴ 与安全部队的会晤，尼亚美，2018 年 5 月 8 日。

²⁶⁵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非洲台，“Niger: des Peuls dénoncent les incursions et exactions d'ex-rebelles maliens”，2018 年 5 月 7 日，可查阅：<http://www.rfi.fr/afrique/20180507-niger-peuls-denoncent-incursions-exactions-milices-maliennes>。

²⁶⁶ 与富拉尼族代表的会晤，尼亚美，2018 年 5 月 6 日。

²⁶⁷ 与安全部队的会晤，尼亚美，2018 年 5 月 8 日。

²⁶⁸ 拯救阿扎瓦德人民运动，“Communiqué de la coalition GATIA- MSA du 11 juin 2018”，2018 年 6 月 12 日，可查阅：<http://msa-azawad.com/actualites/76-communique%C3%A9-de-la-coalition-gatia-msa-du-11-juin-2018.html>。

²⁶⁹ 与富拉尼族代表的会晤，尼亚美，2018 年 5 月 9 日；机密报告，2018 年 5 月 1 日。

²⁷⁰ 与安全部队的会晤，尼亚美，2018 年 5 月 7 日。

²⁷¹ 机密报告，2018 年 4 月至 5 月，存档于秘书处。

²⁷² 难民署，“国家业务最新通报”，2018 年 6 月，存档于秘书处；难民署，“国家业务最新通报”，2018 年 1 月，存档于秘书处。

²⁷³ 与国防部的会晤，瓦加杜古，2018 年 5 月 3 日。

次袭击是“大撒哈拉伊斯兰国”所为。²⁷⁴ 5月14日，乌尔西县县长被身份不明的袭击者杀害。3月27日，布基纳法索安全部队在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边界的Kodjagabeli森林与恐怖分子发生交火，那里是伊斯兰辅士组织的重要后方基地。²⁷⁵ 随后发生了多起恐怖主义袭击，导致学校、法院和其他行政机构关闭。²⁷⁶

189. 专家小组获悉，在北部各省，特别是在苏姆省，暴力令境内民众流离失所更加严重。²⁷⁷ 过去几个月里，由于马里科罗大区的族群间暴力，马里难民来到了布基纳法索的亚滕加省。2018年4月，亚滕加省Kain镇接收了2 773名境内流离失所者和1 052名马里难民。²⁷⁸ 除此之外，在Goudoubo和Mentao这两个主要的难民营以及难民营外登记的难民还有36 200人。难民营附近发生了多次袭击。5月10日，Mentao营地的警察局遭到袭击，这是2017年9月以来的第三次袭击。²⁷⁹ 没有组织声称对这些袭击负责。

D. 毛里塔尼亚

190. 专家小组获悉，毛里塔尼亚政府在边境沿线维持着重要的安全力量。毛里塔尼亚武装部队已在该国东部马里边界沿线进行部署，与阿尔及利亚接壤的东北部地区已被宣布为军事区。²⁸⁰ 据称，毛里塔尼亚东北部地区是一个重要的货物贩运地区，时不时有人被捕。²⁸¹

191. 毛里塔尼亚当局告知专家小组，马里武装团体越过边境，并同意被毛里塔尼亚安全部队解除武装。²⁸² 自第2374(2017)号决议通过以来，武装团体和毛里塔尼亚安全部队之间没有发生袭击或交战。²⁸³

192. 在所有邻国中，毛里塔尼亚收容的马里难民最多，Mbera难民营有56 000名难民。²⁸⁴ 由于难民原籍地区不安全，不可能有组织地遣返。尽管毛里塔尼亚、马里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于2016年6月签署了马里难民自愿遣返问

²⁷⁴ 同上。

²⁷⁵ 秘密消息来源，巴黎，2018年6月4日。

²⁷⁶ 与国防部的会晤，瓦加杜古，2018年5月3日。

²⁷⁷ 与政府官员的会晤，瓦加杜古，2018年5月2日。

²⁷⁸ 与国家难民委员会(难民委员会)的会晤，瓦加杜古，2018年5月2日。

²⁷⁹ 与安全部队的会晤，瓦加杜古，2018年5月3日。

²⁸⁰ 与国防部长的会晤，努瓦克肖特，2018年6月27日。

²⁸¹ 与政府官员的会晤，努瓦克肖特，2018年6月27日。

²⁸² 与国防部长的会晤，努瓦克肖特，2018年6月27日。

²⁸³ 与政府官员的会晤，努瓦克肖特，2018年6月27日。

²⁸⁴ 难民署，“业务最新通报：毛里塔尼亚”，2018年6月18日，可查阅：<https://data2.unhcr.org/en/documents/download/64261>；与难民署代表的会晤，努瓦克肖特，2018年6月25日。2012年抵达的难民占41.8%，2013年占19.1%，2017年占1%。

题三方协定，但 2018 年并没有任何自愿返回案例登记在列。²⁸⁵ 相反，仅 5 月份就登记了 321 名新难民。自 2018 年 1 月以来，共记录了 5 102 名从马里涌入的新难民。²⁸⁶ 由于不安全局势，三方协定中的技术小组没有对难民原籍地区进行评估访问。

193. 专家小组获悉难民营中有武装团体。²⁸⁷ 虽然自第 2374(2017)号决议以来没有发生重大暴力事件，但毛里塔尼亚当局告诉专家小组，由于提供基本服务方面的问题，难民和当地居民中存在紧张关系。²⁸⁸

E. 阿尔及利亚

194. 阿尔及利亚在北部边境与利比亚、马里、毛里塔尼亚和尼日尔接壤地区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力量。阿尔及利亚当局在媒体上声称曾在靠近马里边界的 Borj-Badji-Mokhtar 地区多次收缴武器。²⁸⁹ 专家小组要求在阿尔及尔与有关当局会晤，收集关于这些收缴行动的更多详情，以便与在马里活动的武装团体建立可能的联系和(或)查明武器贩运网络。访问要求未能得到满足。

八. 建议

195. 专家小组建议安全理事会关于马里的第 2374(2017)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a) 从速考虑指认参与或支持威胁马里和平、安全或稳定的行动或政策的个人和实体，以便对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b) 将分裂的小派别通过要挟使用暴力和抵制选举来试图加入《协议》的战略视为对《协议》执行工作的威胁；

(c) 敦促马里政府、纲领会和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遵守 2018 年 3 月路线图中提到的《协议》关键条款的执行期限；

(d) 鼓励协议监测委员会司法、和解和人道主义问题小组委员会提供场地，以便讨论如何确保《协议》规定的北部地区人道主义准入并防止对人道主义工作者的袭击；

(e) 鼓励安全问题技术委员会指示联合观察核实小组系统性地调查违反停火事件，包括调查涉及某个签署《协议》的武装团体的情况；

²⁸⁵ 马里难民自愿遣返问题高级别区域会议，2018 年 2 月 24 日，尼亚美。2017 年有 713 名难民自愿从 Mbera 遣返。

²⁸⁶ 与毛里塔尼亚内政部官员的会晤，努瓦克肖特，2018 年 6 月 25 日。

²⁸⁷ 与毛里塔尼亚官员的会晤，努瓦克肖特，2018 年 6 月 25 日；与民间社会代表的会晤，2018 年 6 月 27 日。

²⁸⁸ 与政府官员的会晤，努瓦克肖特，2018 年 6 月 27 日。

²⁸⁹ 缴获武器的清单见附件十六。

(f) 鼓励马里政府与国际伙伴合作，在马里稳定团的支持下，在马里北部开展司法调查，起诉涉嫌参与暴力袭击和有组织犯罪的武装团体成员；

(g) 鼓励该区域各国在应对跨国有组织犯罪——特别是麻醉品和武器贩运以及偷运移民——方面加强合作，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作为确保有组织犯罪不资助被认定威胁《协议》执行的个人或实体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

(h) 鼓励该区域各国从速向委员会报告与可能为被认定威胁《协议》执行的个人或实体提供资金的有组织犯罪活动有关的扣押和逮捕案件；

(i) 与阿尔及利亚政府接触，为专家小组在当前任务结束前进行正式访问创造条件。

附件

Annex I: Table of correspondence sent and received by the Panel from 1 February to 20 July June 2018

Coutry/ entity	Number of letters sent	Information fully supplied	Information partially supplied	No answer/ Information not supplied	Pending	NA
Mali	2					2
SMSG Minusma	2					2
Pres Sec Council	1					1
France/ Barkhane	2	2				
Algeria	1			1		
Niger	1					1
Burkina Faso	2		1			1
Belgium	1	1				
Bulgaria	1	1				
China	1				1	
France	1	1				
Germany	2	2				
Romania	1	1				
USA	1	1				
Mauritania	1					1
Morocco	2	1			1	
ArmorSource	1	1				
ADS Inc	1	1				
Egypt	1			1		
SOTELMA	1			1		
The Netherlands	1	1				

Annex II: 22 March roadmap, document obtained by the Panel from CSA participant on 24 March 2018

**FEUILLE DE ROUTE POUR LA MISE EN ŒUVRE DU CHRONOGRAMME D' ACTIONS PRIORITAIRES,
ENDOSSE PAR LA 23^{ÈME} SESSION DU COMITE DE SUIVI DE L'ACCORD (CSA) :**

Le Gouvernement de la République du Mali, la Coordination des Mouvements de l'Azawad (CMA) et la Plateforme des Mouvements du 14 juin 2014 d'Alger (Plateforme), soucieux de préserver la cohésion et la paix sociales et de promouvoir la paix et la sécurité au Mali, décident de conjuguer leurs efforts pour accélérer la mise en œuvre de l'Accord pour la Paix et la Réconciliation au Mali, issu du processus d'Alger, en vue de créer un climat propice à l'organisation d'élections inclusives, libres, transparentes et démocratiques sur toute l'étendue du territoire national.

A cet effet, les parties maliennes conviennent de la présente feuille de route qui complète le chronogramme d'actions prioritaires endossé par la 23^{ème} session du CSA et réaffirment leur ferme engagement à assurer sa mise en œuvre diligente.

N°Ordre	Intitulé des actions	Echéances
1	Parachever la création des collectivités territoriales des régions de Taoudénit et de Ménaka (d'ici la prochaine session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avril 2018
2	Diligenter la création des collectivités des cercles d'Almoustarar et d'Achibogho (après les élections présidentielles et avant les régionales)	août 2018-août 2019
3	Assurer le fonctionnement effectif des Autorités intermédiaires et des Collèges transitoires en les dotant de moyens financiers et matériels, notamment en vue de la fourniture de services sociaux de base et de leur participation dans l'organisation des élections à venir	mars-avril 2018
4	Renforcer les capacités du bataillon du Mécanisme Opérationnel de Coordination (MOC) de Gao en le dotant d'armes lourdes	mars-avril 2018
5	Mettre en place et rendre fonctionnels les bataillons du MOC de Kidal et Tombouctou en les dotant de moyens logistiques et d'armement (y compris les armes lourdes)	mars-avril 2018
6	Selon des modalités à convenir entre les parties, identifier et redéployer les combattants anciennement membres des forces armées et de sécurité conformément à l'Accord	mars-avril 2018
7	Procéder au recensement des combattants éligibles à l'intégration ou au programme Désarmement-Démobilisation-Réinsertion (DDR)	mars-avril 2018
8	Procéder au report de l'élection des conseillers des Collectivités territoriales, l'organiser après les législatives et recommander d'en informer l'ensemble de la classe politique	avril 2018
9	Adopter en Conseil des ministres le projet de décret déterminant les modalités de transfert des services déconcentrés de l'Etat aux Collectivités territoriales relevant de leurs domaines de compétences (transfert des ressources humaines, financières et matérielles)	avril-mai 2018
10	Organiser un atelier de haut niveau sur la Réforme du Secteur de la Sécurité (RSS) y compris les concepts de "l'armée reconstituée" et de la "police territoriale"	27-28-29 mars 2018

[Handwritten signatures and initials are visible at the bottom of the page, including "JSA", "P", and "Laur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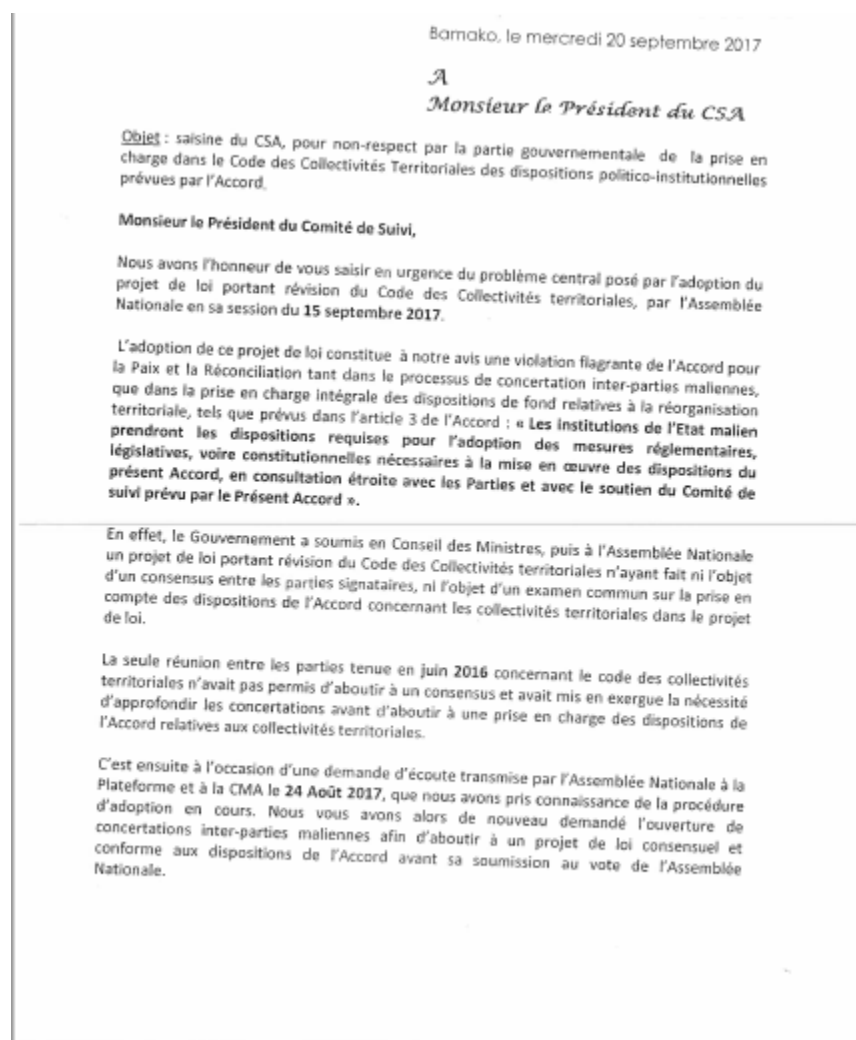
11	Procéder au regroupement assisté (appui alimentaire) des combattants recensés sur les sites de cantonnement retenus par la Commission Technique de Sécurité (CTS) en vue des opérations DDR (durée du cantonnement : 45 jours au maximum par combattant)	25 avril-25 août 2018
12	Procéder à l'intégration dans les forces armées et de sécurité, les services paramilitaires et les fonctions publiques des éléments de mouvements signataires suivant les critères retenus et après harmonisation des visions sur le "concept d'armée reconstituée"	25 avril-15 septembre 2018
13	Organiser les élections dans un climat apaisé avec l'implication des mouvements signataires de l'Accord et faire participer les éléments en cours d'intégration à la sécurisation des opérations électorales selon les modalités à définir entre les parties	mai-août 2018
14	Procéder à la réinsertion socio-économique des éléments des mouvements signataires non intégrés	août 2018-juillet 2019
15	Parachever, sur une base consensuelle, la mise en place des Autorités intérimaires au niveau des cercles et au cas par cas pour les communes, dans les régions du Nord du Mali (Tombouctou, Gao, Kidal, Taoudénit et Ménaka)	avril-décembre 2018
16	Accélérer le retour des réfugiés, avec l'implication des parties signataires, sur les sites viabilisés et procéder à leur enrôlement au RAVEC, s'il y a lieu	septembre-décembre 2018
17	Adopter les projets de textes portant création de la Zone de Développement des régions du Nord du Mali, suite à un atelier de haut niveau qui abordera aussi toutes les questions y afférentes conformément à l'Accord	octobre-novembre 2018
18	Organiser des consultations sur le découpage administratif en vue de la création de nouvelles circonscriptions	octobre-décembre 2018
19	Réactiver et diligenter le processus de révision de la Constitution du 25 février 1992 avec la prise en compte des réformes institutionnelles prévues dans l'Accord, notamment la mise en place de la deuxième chambre du Parlement sous la dénomination de Sénat	Année 2019
20	Procéder à la relecture, après les élections présidentielles et avant les élections régionales et locales, de la Loi sur la libre administration et du Code des collectivités territoriales conformément à l'Accord, notamment en vue de prendre en charge les questions relatives à la dénomination de l'organe délibérant et celle afférente au statut du chef de l'exécutif régional	Année 2019
21	Parachever le processus de la Conférence d'Entente Nationale, conformément aux dispositions de l'Accord	Année 2019

Annex III: Coalition Du Peuple Pour l’Azawad social media post against upcoming presidential elections (7 July 2018)²⁹⁰



²⁹⁰ Accessed at <https://www.facebook.com/azawad.cpa/> on 20 July 2018.

Annex IV: Letter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CSA, 20 September 2017. Document obtained by the Panel on 21 February 2018 from CMA representatives.



-2-

En dépit des assurances données par le gouvernement à la CMA et à la Plateforme, au cours de la réunion tripartite tenue dans les locaux du Haut Représentant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le 11 septembre 2017, quant à la réouverture et la poursuite des concertations, assurances renouvelées juste après, en présence de la Médiation internationale, dans la session du CSA du **11 septembre 2017** et la réunion le jour suivant avec le Ministre de la Décentralisation et de la Fiscalité locale assortie d'un procès-verbal adopté mais non signé, Nous avons appris par voie de presse l'adoption par l'Assemblée Nationale le **15 septembre 2017** d'un projet de loi sur les collectivités territoriales unilatéralement élaboré par la partie gouvernementale.

De plus, la loi votée par l'Assemblée Nationale ne respecte en aucun cas les dispositions politico-institutionnelles de l'Accord relatives aux collectivités territoriales contenues dans les articles 1,2, 3, 5,6,8,9,10,11,12, 15, 16 et annexe 2 (V. b et c) et qui concernent, entre autres : l'élargissement des compétences des collectivités territoriales, les prérogatives, rôles et mode d'élection du Président de l'Assemblée Régionale, la police territoriale, la répartition des compétences entre les collectivités sur la base du principe de subsidiarité, les relations entre la région et l'Etat et le rôle du Représentant de l'Etat.

La violation de l'Accord ci-dessus exposée doit interpeller toutes les parties signataires, en premier lieu le Gouvernement du Mali, ainsi que la Médiation internationale, garante de l'Accord, au risque de son péril.

Rappelant que ces dispositions sur les collectivités territoriales constituent une pierre angulaire de l'Accord pour la Paix et la Réconciliation, nous sollicitons le concours de la Médiation internationale, garante de l'Accord, en vue de rétablir la situation en faveur du respect et de la mise en œuvre intégrale de l'Accord.

Nous vous prions de vous investir pour l'ouverture de consultations inter-parties maliennes étroites permettant d'aboutir à une interprétation consensuelle des dispositions de l'Accord et à leur entière prise en charge par le code des collectivités territoriales.

Vous assurant de notre attachement à la mise en œuvre intégrale de l'Accord en vue de l'instauration d'une paix définitive, nous renouvelons nos remerciements à la Médiation internationale pour son soutien dans la mise en œuvre de l'Accord et vous demandons solennellement de poursuivre les efforts accomplis en faveur de la paix au Mali.

Annex V: Letter to the Governor of Ménaka from community leaders on 6 March 2018. Document obtained by the Panel on 29 March 2018 from confidential source.

A Monsieur Le Gouverneur de la Région de Ménaka

Considérant que l'érection de Ménaka en région est une occasion pour les communautés de mieux s'organiser et s'autogérer,

Considérant la constitution de la République du Mali,

Considérant que le découpage actuel viole les textes en matière de décentralisation,

Considérant que la commission de découpage mise en place ne répond à aucun critère,

Considérant l'accord pour la paix et la réconciliation issu du processus d'Alger qui prévoit que plusieurs entités peuvent s'unir et décider de leur destin dans un Mali Un et Indivisible,

Considérant le communiqué du Conseil des Ministres en date du 28 Février 2018 relatif à la création des communes dans les régions de Ménaka et Taoudénit,

Considérant que le découpage concernant la région de Ménaka et spécifiquement du Cercle de Ménaka n'a pas été inclusif,

Considérant la lettre de protestation en date du 8 Août 2017 initiée par les chefs de Fractions, de villages et cadres du Cercle de Ménaka relative aux propositions de création des communes de l'actuel Cercle de Ménaka,

Considérant l'avis de réunion sans numéro du Préfet du Cercle de Ménaka en date du 6 juillet 2017,

Considérant que la dite réunion n'a jamais eu lieu avec la convocation des mêmes acteurs,

Considérant que toutes les communes créées à savoir Tabankort, Infoukaretane, Tinabaw et Inazole sont sélectivement choisies et situées dans la zone sud-ouest du Cercle suivant l'appartenance politique (deux communes pour une même fraction)

Considérant que les communautés vivant dans la zone nord-ouest, nord-est, est, sud-est du Cercle de Ménaka composées de 22 Fractions et sept villages n'ont pas été prises en compte dans le découpage actuel selon leur volonté de vivre ensemble et ce malgré la constitution de dossiers de création des Communes dument établis et remis au représentant de l'état,

Considérant le caractère sélectif et la volonté manifeste d'exclusion entretenue et soutenue depuis plusieurs décennies,

Considérant que près de 90% du territoire du Cercle de Ménaka et des Communautés a été laissé pour compte dans le découpage actuel,

Considérant les injustices dont sont victimes certaines communautés au profit d'autres,

Considérant qu'un découpage nécessite l'implication de tous,

Considérant que le découpage actuel ne prend en compte qu'une minime partie d'un cercle aussi vaste,

Considérant que le même découpage a été fait sans l'impliquer des responsables des communautés,

Considérant que des correspondances ont été adressées à qui de droit pour attirer l'attention sur l'impérieuse nécessité d'impliquer les responsables de ces communautés,

Nous populations lésées du Cercle de Ménaka,

Informons l'opinion nationale et internationale que le découpage pris en conseil des ministres est contraire à l'esprit de l'accord d'Alger et hypothèque dangereusement les relations inter communautaires et la tenue des élections.

Au moment où les espoirs d'une paix pointent à l'horizon il est inadmissible que l'état décide en lieux et places des communautés sans leur consentement.

Par conséquent nous exigeons que l'ensemble des demandes de créations des communes que nous avons formulées soient prises en compte.

Pour se faire, nous userons de tous les moyens légaux pour que nous soyons dans nos droits

AMPLIATIONS**ASSEMBLEE NATIONALE****MEDIATEUR DE LA REPUBLIQUE****MOUVANCE PRESIDENTIELLE****PARTIS POLITIQUES DE L'OPPOSITION****AMDH****MINUSMA****BARKHANE****MEDIATION****AUTORITES INTERIMAIRES****PLATEFORME****CMA****MSA****PRESSE NATIONALE ET INTERNATIONALE****Ménaka le 6 Mars 2018**

Ont signé : Nanout Kotia Cadre, Sidi Alamine Ag Itiwatass Chef de fraction, Moussa Tiégoum Chef de village, Sidiyana Ag Agaly Chef de fraction, Eglass Ag Barka Chef de fraction, Altanata Ag Itiwara Notable, Houmeidi Ag Wirifoud Chef de fraction, Zikifly Ag Hama Leader, Salah Ag algameyni Leader, Adoum Ag Ahmoudou Chef de fraction, Sidi Mohamed Ag Issiwahar Leader, Sidi Barka Cadre, Issouf Ag Inkarkarene Cadre, IssoufySotbar Cadre, Rabah Ag Cadre, Hama Fateta Notable, Achkounine Ag Idalyallah Cadre, Moussa Mazou Chef Haoussa, Achkounine Ag Bague Leader, Mahamad Ag Ingatane Leader, Baba Oumar Cadre, Hamadou Ag Alhassane Leader, Intibicrene Ag Saloum Cadre, Mohamed Ag Issafeytane Ladre, Alousseini Ag Agaly Ladre, Mohamed Ag Alassane Cadre, Mohamed Ag Intabakatt Ladre, Moussa Ag Amini Leader, Mahamidou Yacouba Leader, Djibrilla Moussa Cadre, AliouTiégoum Cadre, Aly Waidrago Cadre, Harouna Ibatane Yattara Cadre, Issouf Wattara Cadre, Sidi Ag Assoultane Ladre, Almahadi Ag Intabakatt Cadre, Sidiham Ag Tarou Leader, Assalim Ag Ehatt Leader, Houssa Ag Awinat Leader, Agouzoum Bogoly Leader, Ibrahim Alakaye Leader, Adou Mazou Leader, Hamani Majaha Notable, Amadou Hamani Cadre, Ingatane Ag Bada Notable, Mohamed Hama Cadre, Boubacer Ag Hamadiknane Leader, Hilil Ag Bihiki Leader, Bolla Ag Abdoulhader chef de fraction, Houzeyfata Ag Azmougada Leader, Hamadhamdou Ag Habaye Leader, Moussa Ag Inamoud Chef de Fraction, Sidi Mohamed Ag Mohamedine Chef de Fraction, Mada Wallet Bihiki Femme Leader, Gaichata Wallet Garab Femme Leader, Amoukoussou Wallet Femme Leader

Annex VI: CMA communiqué related to Barkhane's arrests in Ménaka²⁹¹

 **Haut Conseil pour l'Unité de l'Azawad - HCUA-Bureau du Burkina Faso.**
18 December 2017

COORDINATION DES MOUVEMENTS DE L'AZAWAD
C.M.A.

COMMUNIQUÉ
N°038/2017/C.C.-CD-CMA

La Coordination des Mouvements de l'Azawad dénonce une descente musclée opérée ce lundi 18 décembre 2017 par la force Barkhane sous instrumentalisation dans le village de Tin-Abaw situé à 20 km au Sud de Ménaka.

Après une fouille de la plus part des habitations du village, les hommes de Barkhane ont arrêté et emmené deux jeunes gens proches du notable local Sagdi Ag Maditt ayant récemment rejoint la CMA. Il s'agit de :

1. Amyata Ag Iddine
2. Hima Ag Seydaha

La Coordination des Mouvements de l'Azawad condamne l'instrumentalisation de Barkhane par des personnes en mal de popularité et l'invite à ne plus s'impliquer dans les dynamiques communautaires au risque de perdre toute crédibilité aux yeux des populations.

La CMA appelle également Barkhane à libérer les jeunes arbitrairement arrêtés afin de faire baisser la tension des populations de Tin-Abaw.

Ces populations qui ont reconnu des membres d'un groupe armé local accompagnant Barkhane lors de cette opération, perçoivent cette incursion comme une tentative d'humiliation de leurs leaders afin de les discréditer en faveur des leaders de ce groupe qu'ils viennent de quitter pour rejoindre la CMA.

Enfin, la Coordination des Mouvements de l'Azawad invite tous les partenaires à préserver les équilibres communautaires locaux fortement fragilisés par la crise qui dure depuis près de six ans.

Kidal, le 18 Décembre 2017

Pour la CMA:
Aimou Ag Mohamed.



²⁹¹ Accessed at <https://www.facebook.com/hcuaburkina/> on 11 July 2018.

Annex VII: MSA²⁹² and CMA²⁹³ communiqués related to the assassination of Alhader Ag Aguidi

□ 1 Mars 2018 □ Affichages : 780

Communiqué du 01-03-2018 suite à l'assassinat d'Alhader Ag Aguidid

Partager sur Whatsapp (whatsapp://send?text=Actualités [http%3A%2F%2Fwww.msa-azawad.com%2Factualites%2F65-communique%25C3%25A9-du-01-03-2018-suite-%25C3%25A0-l-assassinat-d-alhader-ag-aguidid.html](http://www.msa-azawad.com/actualites/65-communique%25C3%25A9-du-01-03-2018-suite-%25C3%25A0-l-assassinat-d-alhader-ag-aguidid.html))

Le Mouvement pour le Salut de l'Azawad (MSA) porte à la connaissance de l'opinion nationale et internationale que dans l'après-midi du jeudi 01 mars 2018, des individus armés ont lâchement assassiné Alhader Ag Aguidi officier du MSA pendant qu'il achetait des provisions au marché de Talataye dans le quartier Talataye 1.

Il faut signaler que l'officier Alhader Ag Aguidid revenait d'une mission qu'il a conduite avec succès le long de la frontière Mali-Niger contre des malfrats qui y sévissaient.

Le MSA condamne ce crime crapuleux qui est de nature à perturber la paix sociale.

Aucune barbarie ne viendra à bout de la détermination du MSA dans sa lutte pour la paix et la cohésion sociale.

Le MSA Présente ses condoléances à la famille de la victime et les assure de sa détermination à tout faire pour que ce crime ne reste pas impuni.

²⁹² Accessed at <http://www.msa-azawad.com/actualites/65-communique%C3%A9-du-01-03-2018-suite-%C3%A0-l-assassinat-d-alhader-ag-aguidid.html> on 10 July 2018.

²⁹³ Accessed at <https://www.facebook.com/pg/cpa.azawad/posts/> on 8 July 2018.

La Coordination des Mouvements de l'Azawad(CMA)
Comité Directeur
-cellule de Communication-
Communiqué N°004/2018/CC-CD-CMA

La Coordination des Mouvements de l'Azawad(CMA) informe l'opinion nationale et internationale, que son poste situé près du marché de Talataye a été la cible d'une attaque armée menée par des hommes de Mossa AG ACHARTMANE ce jour 1er mars 2018 vers 17 heures.

Cette attaque, opérée par plusieurs motocyclistes armés conduits par le nommé Alhader AG AGUIDID , a été repoussée.

Les assaillants ont abandonné sur les lieux le corps de leur chef, des armes, de munitions et des motos.

La CMA condamne cette violence et invite ses instigateurs à privilégier la voie du dialogue pour régler leurs différends au lieu d'exacerber un conflit entre des populations déjà éprouvées par plusieurs années de difficultés.

Enfin, la CMA appelle les organes de l'accord chargés des mesures sécuritaires notamment la CTS et les EMOV à jouer pleinement leurs rôles conformément aux dispositions dudit accord.

Kidal, le 1er mars 2018

Le porte parole

Ilad Ag Mohamed.

Communiqué de démenti du MSA suite au communiqué numéro 004/2018/CC-CD-CMA du 01 mars 2018

Actualités 2 Mars 2018 Affichages : 133

Le Mouvement pour le Salut de l'Azawad (MSA) porte à la connaissance de l'opinion publique nationale et internationale, qu'il a appris par voie de communiqué numéro 004/2018/CC-CD-CMA du 01 mars 2018, signé de Ilad AG Mohamed de la CMA qu'un soit disant poste de ladite organisation a été attaqué à Talataye.

Devant sa consternation le MSA, fait remarquer son étonnement et sa surprise lorsqu'une partie à l'accord d'Alger en l'occurrence la CMA reconnaît à la face du monde un crime commis par des criminels à son nom.

Face à ce mensonge le MSA se doit d'apporter un démenti formel.

En effet Alhader Ag Aguidid de retour d'une mission à la frontière du Niger s'est rendu dans sa famille à Talataye en compagnie de Sidiham Ag Almaka un autre officier du MSA.

Pendant que les intéressés prenaient leurs provisions dans des boutiques de la place, des criminels venus du nord de la commune de Talataye opérant sous le fanion du Haut conseil pour l'unité de l'Azawad l'ont froidement abattu et son compagnon n'a dû son salut qu'au fait qu'il n'était pas avec Alhader Ag Aguidid ce qu'il lui a permis de fuir.

Le MSA dément l'existence de tout poste de quelques mouvements que ce soit au marché de Talataye y compris le MSA.

Le MSA informe l'opinion publique nationale et internationale que l'attaque du village d'Inwelane le vendredi 02 février 2018 au cours de laquelle meurtres de civils, saccages de biens matériels mobiliers et immobiliers, calcination du coran et des livres religieux, était dirigé par un bandit se réclamant du HCUA mouvement membre de la CMA.

Le Mouvement pour le Salut de l'Azawad condamne avec la dernière rigueur ce crime crapuleux tout comme il condamne vigoureusement un mensonge d'une partie signataire de l'accord d'Alger motivé par le souci de l'amalgame pour faire croire qu'il existe un poste de la CMA à Talataye.

Le MSA rappelle qu'aucune barbarie ne viendra à bout de sa détermination dans la lutte pour la paix et la cohésion sociale.

Le MSA appelle la MINUSMA à travers ses organes compétents en la matière à situer toutes les responsabilités.

Annex VIII: Photographs of CPA forces in Nebkit posted on the CPA Facebook page on 28 May 2018²⁹⁴

Facebook post from the page **Coalition Du Peuple Pour l'Azawad - CPA**, dated 28 May 2018.

The post text reads: Les Forces de la Coordination #CME continuent d'arriver au point de ça rassemblement à nibkit 18 km de #Tombouctou sur la route du #Goundam , en préparation pour participer aux patrouilles mixte #MOC et Pour faire face à tous les défis qui l'empêch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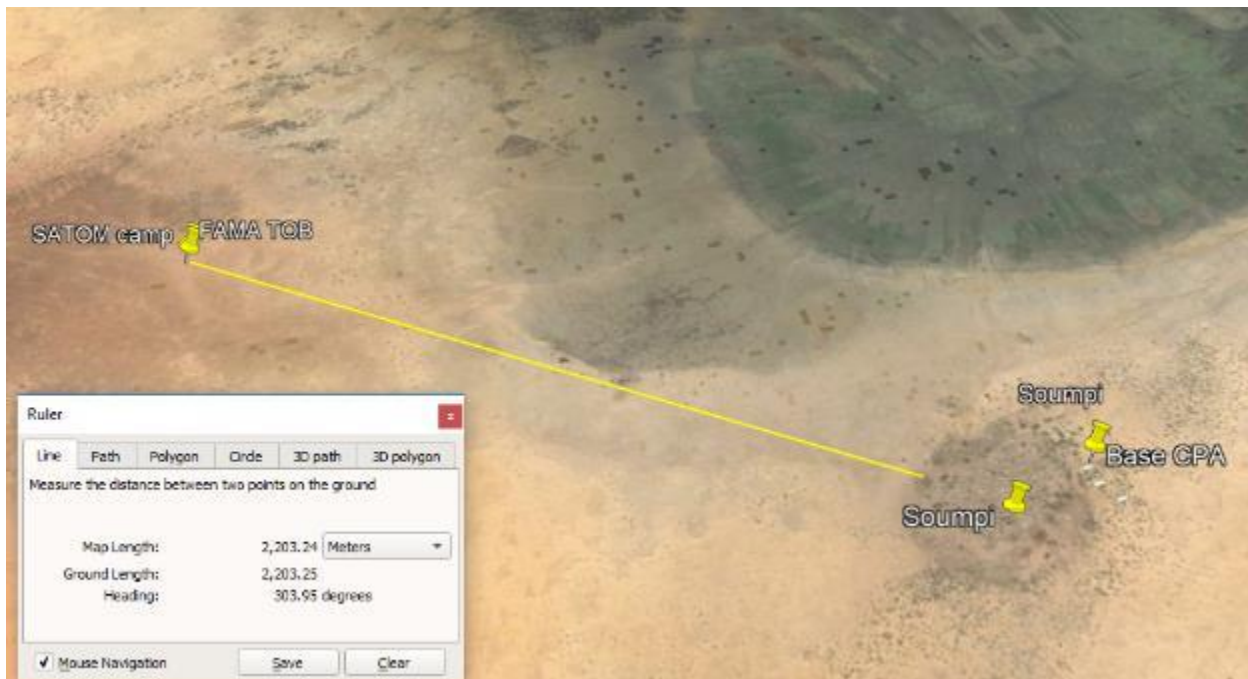
The post includes a large photograph showing a long line of armed men in military uniforms standing in a desert area, with a flag visible in the background. Below the main image are three smaller thumbnail images showing similar scenes of armed forces in the desert, with a '+2' indicating additional images.

Left sidebar navigation menu:

- Coalition Du Peuple Pour l'Azawad - CPA
- @azawad.cpa
- Home
- About
- Photos
- Events
- Videos
- Posts**
- Community
- Info and ads
- Create a Page

²⁹⁴ Accessed at <https://www.facebook.com/azawad.cpa/> on 12 July 2018.

Annex IX: Satellite imagery of Soumpi village and FAMA/SATOM camp



FAMA/SATOM camp is located 2200 meters away from Soumpi village and CPA base



Close-up of satellite imagery of FAMA/SATOM camp acquired on 27 October 2017

Annex X: Screenshots from JNIM video called “Deterring Tyrants – Episode 2”, released via social media on 21 March 2018, showing footages of Soumpi attack on 27 January 2018



Screenshot extracted from a video footage taken from the northern defensive towers of the cam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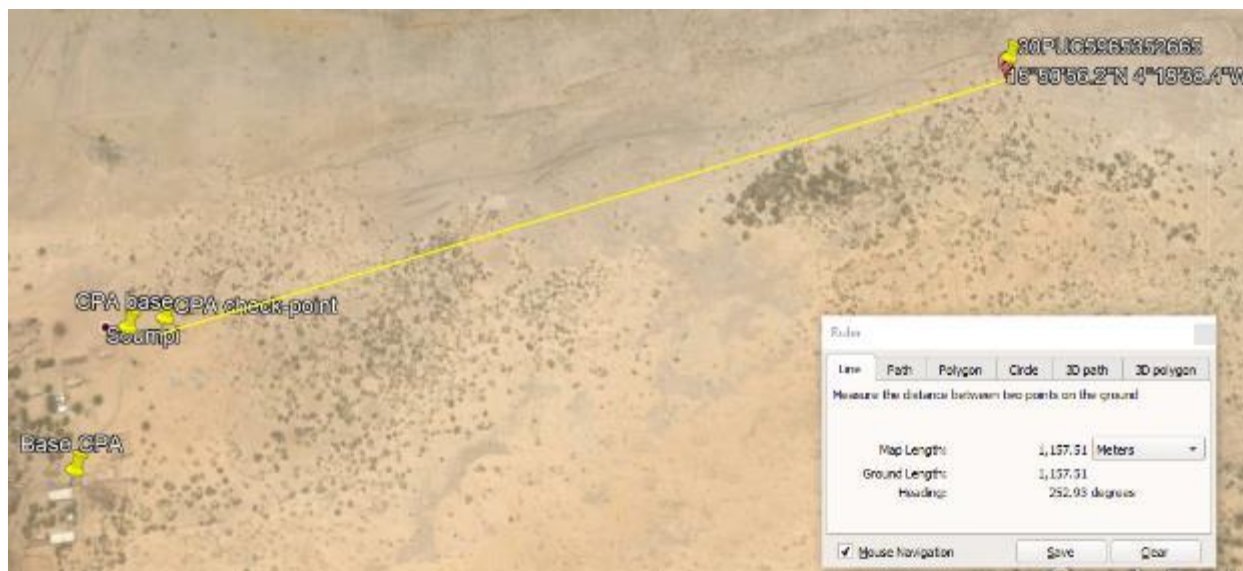
Screenshot taken from a video footage taken from outside the eastern defensive wall of the camp



Screenshot taken from a video footage taken from the eastern defensive wall of the camp, from where an assailant fires at FAMA soldiers fleeing the camp by foot



Apart from Haydara Al Maghribi and another AQMI francophone fighter, all other faces of assailants taking part in the attack are blurred

Annex XI: Location of IED attack against MINUSMA convoy on 26 February 2018 near Soumpti

Annex VII: Ahmoudou Ag Asriw online video posts showing convoys near Tessalit and Aguelock²⁹⁵



3ATIA

1,574 views

20 6 SHARE



Ahmoudou Ag Asriw
Published on Apr 23, 2017

SUBSCRIBE 70

Le moteur de la population d'agahoc qui a été volé par les leaders de la cma est entre nos mains aujourd'hui à Inafarak et il sera à agahoc incha Allah

SHOW MORE

²⁹⁵ Accessed a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MAf11BITX0&t=65s>, an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KW4wc113FU&t=26s> on 20 July 2018.



iATIA

,356 views

26 3 SHARE ...



Ahmoudou Ag Asriw
Published on May 27, 2017

SUBSCRIBE 70

Le gatia a tessalit le 25-02-2016

SHOW MORE

Annex XIII: MSDF alleged targeting of civilians in central Mali

- On 21 February, FAMa elements arrested nine men, during a search and reconnaissance operation “operation Dambe.” The arrested men were attending a baptismal ceremony in Nangarabakan village, seven were Fulani and two Bamabara, who were released. The seven Fulani have never been heard from since.²⁹⁶ Allegations have been made that a mass grave with the bodies exists in Sokolo, Segou.²⁹⁷ On 27 February 2018, the Government acknowledged the unfortunate killing of civilians during the course of this operation.²⁹⁸ Findings on the investigation mounted and action taken against the perpetrator(s) is not available to the Panel at this point.
- In May 2018, MDSF elements “neutralized” 12 civilians in Boulkessy cattle market, Mopti region, after one of its soldiers was killed on 19 May 2018 during a patrol under the G5 Sahel Joint Force. Initially categorized as killings of terrorists by the Government²⁹⁹, this statement was later retracted, following uproar from relatives of the killed civilians. An investigation has been opened by the Government, but the findings are yet to be made public yet.³⁰⁰
- On 13 June 2018, MDSF allegedly killed 25 Fulani civilians.³⁰¹ The civilians were arrested in Kobaka and Nantaka, Mopti. It is alleged that the army did a sweep from house to house and arrested a number of civilians, subsequently releasing those from the Songhai, Bozo, and black Tuareg ethnicities, but keeping the Fulani, whose bodies were later found buried in three separate mass graves.³⁰² On 19 June 2018, the Government acknowledged the existence of the mass graves, that soldiers were implicated, and has launched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ummary executions of the civilians committed by some elements of the MDSF.³⁰³ The findings of the investigation are yet to be published.

²⁹⁶ “Tuerie dans le centre : L’armée au centre d’une nouvelle controverse”, Maliweb.net, 1 March 2018, accessed at <https://www.maliweb.net/armee/tuerie-centre-larmee-centre-dune-nouvelle-controverse-2741655.html> on 22 June 2018.

²⁹⁷ Meeting with confidential source, Bamako, 6 July 2018

²⁹⁸ “Communiqué du gouvernement du Mali”, 27 February 2018, accessed at <http://www.primature.gov.ml/index.php/salle-de-presse/actualites/11639-communique-du-gouvernement-du-mali> on 20 July 2018.

²⁹⁹ “Communiqué de Presse Ministère de la Défense et des Anciennes Combattants”, 21 May 2018, accessed at <https://www.maliweb.net/armee/boulkessy-une-nouvelle-bavure-de-larmee-malienne-2758227.html>, on 22 June 2018.

³⁰⁰ “Communiqué de Presse Ministère de la Défense et des Anciennes Combattants”, 7 June 2018, accessed at <http://niarela.net/societe/communique-du-ministre-de-la-defense-et-des-anciens-combattants-2>, on 20 June 2018.

³⁰¹ “Mali: possibles découvertes de charniers vers Nantaka et Kobaka, dans le centre”, RFI, 18 June 2018, accessed at <http://www.rfi.fr/afrique/20180618-mali-possibles-decouvertes-charniers-peuls-nantaka-kobaka-armee-fama> on 19 June 2018..

³⁰² Correspondence with confidential sources, 5 July 2018. The Panel received names of those allegedly killed.

³⁰³ “Communiqué de Presse Ministère de la Défense et des Anciennes Combattants”, 19 June 2018, accessed at <http://news.abamako.com/h/190971.html>, on 22 June 2018.

Annex XIV: Military operations in Niger since 5 September 2017. Documents shared with the Panel by the Niger armed forces on 7 June 2018.

OPERATIONS MENEES EN TERRITOIRE NIGERIEEN DEPUIS
LA RESOLUTION 2374

- OMCT SOUDOU BABA le long de la frontière avec le Mali. A regroupe les forces du Niger, du Mali et Barkhane. Du 5 au 15 Juillet 2017.
- OPERATION HAW-BI (1ere opération de la FC-G5S) conduite dans la région des 3 frontières par les Armées du Niger, du Burkina Faso, du Mali et Barkhane), du 27 Octobre au 11 Novembre 2017.
- Participation à L'OPERATION KOUFFRA₁ du 16 Novembre au 20 Décembre 2017.
- Participation à L'OPERATION KOUFFRA 3 (FAN, FAMa, MSA, GATIA, BARKHANE) du 1^{er} au 29 Mars 2018.

Les éléments de Dongo qui participent à KOUFRA 3 ont obtenus les résultats suivants à la date du 12 mars 2018:

- Cinq (05) terroristes tués ;
- Vingt Deux (22) prisonniers remis au SCLCT/CTO ;
- Cinq (05) AK 47, Six (06) MAS 36 et Deux (02) fusils de chasse récupérés ;
- Une importante quantité de munitions saisies ;
- Quatorze (14) motos détruites ;
- Plusieurs THURAYA et téléphones portables récupérés ;
- Des documents et des pièces détachées de moto récupérés.

Annex XV: Map of area of Kouffra operation, produced by Niger armed forces (Niger-Mali border indicated in green). Photograph taken with permission by the panel on 7 June 2018.



Annex XVI: Summary of weapons seizures in Algeria along the Mali border³⁰⁴

Seizures include:

- on 31 May 2018, 2 Rocket-launcher (RPG7), 1 heavy machine gun (PKT), 1 machinegun (FMPK), 3 Kalashnikovs, 6 semi-automatic rifles (Simonov), 3 rifles, 2 rockets (RPG-7), 2 grenades, 2 propellants for rocket launcher (RPG-7), 7 Kalashnikov chargers, 1 chain of ammunitions, ammunitions (1,437);
- on 26 May 2018, 3 Kalashnikovs, 5 semi-automatic rifles (Simonov), 8 rifles, 1 G3 rifle, 10 grenades, 4 rockets SPG-9, 3 SGP-9 recoilless rifles, 8 chargers, ammunitions (1,432);
- on 14 May 2018, 1 heavy machine gun (14,5 mm), 1 FMPK machine gun, 2 Kalashnikovs, 1 rifle, 21 propellants for rocket launcher (RPG-7), 11 rockets (RPG-7), 16 chains of ammunitions (14,5mm), ammunitions (3,300);
- on 16 November 2017, 1 rifle FMPK, 9 Kalashnikovs, 1 rocket launcher (RPG-7), 4 semi-automatic rifles (Simonov), 1 rifle, other weapons and ammunitions;
- on 28 October 2017, a 14,5-mm heavy machine gun, PKT machine PKT and ammunitions;
- on 30 September 2017, 6 semi-automatic rifles (Simonov), 5 Kalashnikovs, 1 grenade launcher, 3 rifles, 4 grenades.

Weapons from 31 May 2018 seizure

³⁰⁴ Accessed at http://www.mdn.dz/site_principal/index.php?L=fr#undefined on 11 July 2018.